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一百五十一

交友第一

交友之道其來尚矣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故傳有三益之訓易著斷金之象營道同術義表於切磋久要不忘情見於生死又豈止遠方之為樂淡水之相成哉中古而下蓋有同德比義神

交心炤或傾蓋以投分或刎頸而爲歡靡思志操之
異遂忘年齒之隔結髮以供仕納祿以偕徃敦風雨
之信忘蓬蓽之賤通家而益厚弈世而逾親以至撫
字孤孀拯濟危阨殺身以自誓抱節而不變斯皆古
之不諂不瀆相生相死之士歟

管仲字夷吾潁上人也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
其賢管仲貧困嘗欺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
鮑叔專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
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旣用任政
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
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
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
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
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
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
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
者鮑子也鮑叔旣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
有封邑者十餘世嘗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
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韓氏外傳鮑叔有疾管仲爲之不食不內水漿甯戚患之曰鮑

叔有疾而為之不內水漿無益於鮑叔又將自傷且
鮑叔非君臣之恩父子之親為之不內水漿不亦失
宜乎管子曰非子之所知也昔者吾嘗與鮑叔負販
於南陽而見辱於市中鮑子不以我為不勇者知吾
欲有名於天下吾與鮑子說諸侯三見而三不中不
以我為不肖者知吾不遇賢主人吾與鮑子分財而
多自與不以我為貪者知吾貧無有也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鮑子士為知己者死馬為知御者良鮑子卒
天下莫我知安用水漿誠有
知者雖為之死亦何可傷乎

晏嬰齊大夫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季札吳公子也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

伍參楚大夫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

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

為申公而亡獲罪楚人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

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

故班布也布荆坐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

申包胥楚大夫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

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

能與之

孟獻子魯大夫有友五人樂正裘牧仲五人者皆賢

獻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五人屈禮而就之也

曾子以子張死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

不以弔以其無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於朋友哀痛甚

凡服非之而往哭之非若

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為死友欲仕於楚道阻遇雨雪
 不得行饑寒自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
 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
 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
 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角哀夢伯桃曰蒙子
 之恩而獲厚葬正苦荆將軍冢相近今日十五日當
 大戰以決勝負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家作三桐
 人自殺下而從之此歿身不負然諾之信

青荈豫讓之友也為趙襄子參乘襄子游於囿中至
 於梁馬却不肯進襄子曰進視梁下前類有人類青

荈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荈曰去長者

且有事言將殺青荈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

我言之失相與交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失

為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為可適可得退而自殺

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

無忌從此與二人結交游

廉頗為趙將以藺相如為上卿羞不忍為之下宣言

曰我見必辱之藺相如望見廉頗引車避匿廉頗聞

之肉袒負荆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

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為歡為刎頸之交

張儀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秦自以不及儀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徃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爾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

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
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
宋玉楚大夫初因其友無姓而見於楚襄王襄王待
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
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主未
爾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俊
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亦有良狗曰韓盧亦一
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兔
兔之塵若躡跡而縱縶則雖東郭俊亦不能離今子
之屬臣也夫躡跡而縱縶與遙見而指屬與

漢陳餘年少父事張耳與為刎頸交 刎斷也刎頸交 蓋言託契浮重

雖斷頸絕頭 無所顧也 後封代王相趙

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皆楚人相友並著名節故
時號之楚兩龔勝位至太中大夫歸老於鄉里舍拜
光祿大夫不起

張釋之為廷尉持法平允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
山都侯王恢咸結為親友繇此天下稱之

汲黯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黯位至主爵都
尉

蕭育為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

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
 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
 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為左曹二十餘為御史
 中丞時朱博尚為杜陵亭長為咸育所攀援入王氏
 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為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
 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
 故世以交為難矣

何武以射策甲科為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

王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

彈冠者言入仕

也言其取舍同也吉位諫議大夫

傅喜封高武侯與鄭玄同門學相友善

同門謂同師也

陳遵少與張竦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

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

著名字為後進冠

為後進人士之冠首也

後漢趙憙友善韓伯仲等數十人位太傅

杜林字伯山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

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

饋可具以備之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

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

祿嘗有盈今送錢五萬接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

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林位司空

寇恂從光武破羣賊數與鄧禹謀議恂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歡恂位執金吾

臯弘爲揚州從事家代爲吳郡冠族少有英才與桓榮相善

廉范與雒陽慶鴻爲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范位至蜀郡太守

孔僖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僖與篆孫駟復相友善僖位臨津令

尹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盱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爲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敏位長安令

梁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游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愛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王符安定臨涇人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並友善

馬實字伯騫勤結英雄所欲友接負笈荷擔不遠萬里山陽王暢未仕時寔慕高名徃存之留暢門投刺暢欲不肯見使從者拒之云行歷未旋寔留連日日

往伺之謂從者曰夫孝子事親行不踰日而至今不歸非孝子也欲待與相見如凶於路往而不返哭之以為死交暢聞其言歎息壯志因執其手揖行與入美談畢請入見母飲宴定好而見別

陳重少與同郡雷義為友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前後十餘通記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後俱拜尚書郎義坐事

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

又云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披

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陳與雷也

范冉

冉或冉

陳留外黃人少為郡小吏與王負親善負

後為考城令境接外黃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負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齎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冉見負車徒絡驛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負識其聲即下車與相揖對負曰行路倉卒非陳闕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敘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爾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負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

范式一名汜字巨卿少游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

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爲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爾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尋而卒式忽夢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旣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旣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修墳樹然後乃去

崔瑗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瑗位濟北相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
 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功
 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自
 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時公沙
 穆來游太學無資糧必變服客傭為祐賃春祐與語
 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
 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左丞舍祐
 每行園嘗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為友卒成儒
 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

申屠蟠友人陳羣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
 之或勸蟠不肯行曰黃子琬琬之字也為吾故邪未必致
 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問之遂免雍罪蟠累徵
 不起

荀淑博學有高行與李固李膺同志友善淑位朗陵
 侯相

張皓字叔明治律春秋游學京師與廣漢鐔深漢中
 李郃蜀郡張霸共結為友善皓位司空

宋楊女為章帝貴人被譖自殺楊免歸本郡郡縣因
 事復捕繫之楊友人前懷令山陽張峻左馮翊沛國
 劉均等奔走解釋得以免罪

逢萌北海都昌人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萌初爲亭長後連徵不起

岑暉南陽棘陽人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爲友暉後州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

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與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位長樂少府

李燮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位河南尹

趙岐亡命賣餅北海市中孫嵩游市見岐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從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位太嘗

韓說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位江夏太守

王烈太原人以潁川陳太丘爲師二子爲友時潁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太丘學見烈罷業過人歎服所履亦與相親繇是英名著於海內烈舉孝廉三府辟並不就

郭泰字林宗游於雒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

以爲神僊焉泰徵有道不就

王允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位司徒

陳羣字長文紀之子也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繇是顯名仕魏至司空

范康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善位太山太守

何顒與陳蕃李膺善時爲宦者所陷乃改姓名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表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爲奔走之交後辟司空府

楊政嘗過馬武稱疾見政對几據牀欲令政拜牀下入戶前排武徑上牀坐武恨言語不懌政因把武臂責之曰卿蒙恩稱藩臣不思求賢報國而驕天下英俊會信陽侯至責數武乃合爲朋友位左中郎將許鴻卿汝南人與同郡周伯靈交友伯靈早亡鴻卿養育其子

閔仲叔恬靜養神弗役於物與周黨相友黨每與仲叔共含菽飲水以博士徵不就

應順字華仲汝南人少與同郡許敬善敬家貧親老

無子爲敬去妻更娶位將作大匠

袁紹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爲奔走之友紹位至冀州牧

繡衡平原人建安初游許下孔融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爲交友

魏傅嘏字蘭石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散騎嘗侍荀翹善徽翹早亡又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尚書僕射荀顛後將軍鍾毓並善相與綜朝事俱爲名臣嘏位尚書僕射

鍾繇荀攸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

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也曾共使朱建平相

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喟之曰唯當嫁卿阿驚耳何意此子竟早殞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娶嫁阿驚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繇位至太傅

王凌與司馬朗賈逵友善位太守

袁霸陳郡扶樂人渙從弟魏初爲大司農與同郡何夔並知名於時而霸子亮夔子曾與渙子侃復齊聲友善

杜恕爲散騎黃門侍郎時李豐爲嘗侍黃門郎袁侃

見轉爲吏部郎荀侯出爲東郡太守二人皆恕之同班友善

王朗弘通有性實與東平右姓王惠陽爲碩交惠陽親拜朗母於其牀下朗旣仕至二千石而惠陽亦歷長安令酒泉太守故時人謂惠陽外似麤疏而內堅密能不顧朗之本末事朗母如已母爲通度也

華歆與北海邴原管寧俱游學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爲一龍歆爲龍頭原爲龍腹寧爲龍尾歆位太尉陳矯爲郡功曹使過泰山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爲親友戲謂矯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鄰國君屈從陪臣游不亦可乎悌後爲魏郡及尚書令皆承代矯

蜀許靖汝南人始兄事潁川陳紀與陳郡袁煥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親善靖入蜀爲司徒歆朗及紀並靖子羣魏初爲公輔大臣咸與靖書申陳舊好情義款至

司馬徽字德操嘗造龐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

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

諸葛孔明每至龐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

向朗字巨達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龐士元皆親善位至丞相長史

張裔蜀郡成都人也少與健為楊恭友善位輔漢將軍

張飛字翼德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位車騎將軍

張嶷巴郡南充國人召為從事郡內士人龔祿姚佃位二千石當世有聲名皆與嶷友善

徐庶字元直先名福福與石韜字廣元相親愛初平

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及荊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韜俱來北至

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較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廣元仕財如

此難歎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

楊戲性雖簡情省畧未嘗以甘言加人然篤於故舊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無

行見指戲經紀振卹恩好如故位射聲較尉

吳張昭字子布與瑯琊趙昱東海王朗俱發各友善

位輔吳將軍

陸績字公紀時虞翻舊齒名盛麗統荊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位偏將軍

魯肅臨淮人也家富於財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儔札之分肅後使荊州到當陽與劉備會時諸葛亮與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肅卒諸葛亦為發哀位橫江將軍

呂蒙為偏將軍領潯陽令魯肅代周瑜當之夏口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問肅曰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畧因為肅畫五策肅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畧所及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聶友字文梯豫章人為郡功曹使至都諸葛恪友之時論謂顧子嘿子真其間無所復容恪欲以友居其間錄是知名

顧邵為豫章太守初錢塘丁謂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秉遭大喪親為制服結經邵當之豫章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

秉之字也

有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

張溢爲中郎聘蜀與諸葛全結金蘭之好

嚴峻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補益位尚書令

陳表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共親友尚書暨豔亦與表善位偏將軍

吳範爲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親故交接有終始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太帝責怒甚嚴敢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爲範

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爲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閣入言未卒帝大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帝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爲位太史令

吳祺與張溫顧譚友善

孫皎爲征虜將軍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位征虜將軍

呂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
構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
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
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
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譚者美之
位大司馬

鄭曹有文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時相徃反
高岱字孔文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
未顯所友八人無名氏皆世之英偉也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訂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

總錄部 一百三十二

交友第二

晉夏侯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
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位散
騎嘗侍

嵇康恬靜寡欲寬簡有八量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

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康所與神交者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瑯邪王戎遂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康位中散大夫

山濤字巨源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之交著忘言之論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晚與尚書和逌交又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後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位司徒

阮籍素與王渾爲友渾子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傾輒去過視

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冲

王戎字也

清賞非卿倫也共

卿言不如共阿戎談戎每與籍爲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耶籍位步兵較尉

羊曼任達頽縱好飲酒温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爲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郝鑒爲放伯太山胡母輔之爲達伯濼陰卞壺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綬爲秀伯而曼爲黯伯几八伯蓋擬古之八雋曼位丹陽尹

王接字祖游平陽太守柳澹散騎侍郎裴遐尚書僕射鄧攸皆與接友善位尚書殿中郎

山簡為征南將軍鎮夏口華軼以江州作難或勸簡

討之簡曰與彥夏華軼字舊友為之惆悵簡豈利人之

機以為功伐乎其篤厚如此

戴若思有風儀性閑爽少好游俠不拘操行遇陸機

赴雒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牀指

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知非嘗人在舫屋上遙謂

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刼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

劍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位至驃騎將

軍

王敦謝鯤庾敳阮修皆為王衍所親善號為四友而

亦與王澄狎又有光逸胡母輔之等亦豫焉酣讌縱

誕窮歡極娛位大將軍

王尼字孝孫本兵家子寓居雒陽卓犖不羈初為護

軍府軍士胡母輔之與瑯琊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

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雒陽

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齎羊

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

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

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卽與尼長假因免爲兵東瀛公騰辟爲車騎舍人不就

劉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已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嘗恐祖生先吾着鞭其意氣相期如此琨爲并州牧

裴邵字道期元帝初爲安東將軍以邵爲長史王導爲司馬二人相與爲浮交友及道期卒王導爲司空旣拜歎曰裴導期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

王龔清操過人嘗有宰相之望與王沈齊名友善紀瞻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位驃騎將軍

王機字令明慕王澄爲人澄亦雅知之以爲已亞遂與友善機位交州刺史

荀崧字景猷與王濟何邵爲拜親之友崧補濮陽王允文學又與王敦顧榮陸機等友善

虞驥字思行潭之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於潭然而素行過之與譙國桓彝俱爲吏部卽情好甚篤彝遣温拜驥驥使子谷拜彝

荀羨弱冠與王洽齊名沛國劉惔太原王濛陳郡殷浩並與交好位交州刺史

周訪為縣功曹陶侃為散吏訪薦侃為主簿相與結友

許邁丹陽句容人也少恬靜不務仕進有高世之心王羲之每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習鑿齒為桓溫別駕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之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麟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

王濛字仲祖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嘗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表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為宗焉位司徒左長史

桓溫與庾翼友善嘗相期以寧濟之事位大司馬謝安居東土與王羲之孫綽李充許詢道林皆文義冠世共相友昵位太傅

陸機與弟雲造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機為平原內史

宋王弘隱于會稽與魯國孔淳之為莫逆交

何點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爲莫逆之
交

孔淳之隱居剡山嘗遇桑門法崇於三山披襟領契
自以爲得意之交

劉敬宣字萬壽爲散騎嘗侍寬厚待士多技藝弓馬
音律無事不善時尚書僕射謝混自負才地少所交
納與敬宣相遇便盡著歡或問混曰卿未嘗輕交與
人而傾蓋於萬壽何也混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途
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天下豈有非之者邪

謝述爲彭城王長史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
湛並與述爲異嘗之交述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
曰我見謝道兒未嘗足道兒述小字也卒於吳興太
守喪還京師未至數十里景仁湛同乘迎赴望船流
涕

臧凝之學涉有當世才具與司空徐湛之爲異嘗之
交

蔡廓與北地傅隆相善廓子與宗修父友之敬

向柳有學藝才能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揚州刺
史顏峻皆與友善

謝靈運爲侍中以疾東還會稽與族弟惠連東海何

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

蕭惠開為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

顏延之既廢於家中書令王球名公子延之慕焉球亦愛其材情好甚款

何偃叔俊之與瑯邪王徽相善悠之卒徽與偃書曰吾與義興真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若夫嘉我

小善矜余不能唯賢叔爾

王僧虔為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

孔暹字世遠好典故事學與王儉至交

南齊杜京產開舍授學徵為員外散騎侍郎不就會

稽孔道徽守志業不仕京產與之友善

一曰會稽孔覲清剛有節

一見而為款交

王思遠與顧嵩之友善嵩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兒

子經卹甚至

柳世隆字彥緒當時名士張緒王延之沈琰雅相欽慕以為君子之交

徐伯珍東陽人積學十年究尋經史游學者多依之

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

檀超為南徐州西曹書佐與別駕蕭惠開相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相凌辱而超舉動言嘯以地勢推之謂惠開曰我與卿並有何等官俱是國家微賤時外戚爾何足以一爵高人惠開欣然便為刎頸之交

謝淡任達仗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為雲霞之交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稚珪風韻清疏好文詠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瑯琊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並款交 又云稚珪早立名譽當時名士陸惠曉謝瀟張融何點沈淵相與為君子之交

王僧孺初與任昉遇於竟陵王西邸以文學會友及僧孺出為錢唐令昉贈詩其略曰唯子見知唯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

梁范雲字彥龍父抗為郢府參軍雲隨父在郢時吳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抗同府見而友之

劉季連與會稽人石文安相善文安字守休隱居鄉里專行禮讓代季連為尚書左丞出為江夏內史又代季連入為御史中丞

劉訐一造阮孝緒即願以神交訐族兄歆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三隱

蕭勸少交結唯與河東裴子野范陽張纘善

韋正與東海王僧孺友善及僧孺爲尚書吏部參掌
大選賓友故人莫不傾意正獨澹然及僧孺擯廢之
後正復篤素分有踰曩日論者稱焉

張率吳郡人與同郡陸倕幼相友狎嘗同載詣左衛
將軍沈約適值任昉在焉約乃謂昉曰此二子後進
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定交繇此與昉友善

陸倕與樂安任昉友善爲感知已賦以贈昉昉因此
名以報之

裴子野性曠達自云出世不復詣人初未與張纘過
便虛相推重因爲忘年友

韋粲爲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
前輩才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

謝徽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子野嘗爲
寒夜直宿賦以贈徽爲感友賦以讎之

何遜弱冠舉秀才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
年交友

到溉與兄沼弟洽俱知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天監
初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爲山澤之游昉還爲御
史中丞後進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到苞劉孺吳郡
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

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游
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方今信爲儔
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修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
時謂昉爲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漑兄弟也後漑爲
左民尚書不好交游唯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
密及臥疾於家門可羅雀三人每歲嘗鳴騶枉道存
問置酒敘平生而去

陳徐伯陽爲侯安都司空參軍大建初與中記室李
爽記室張正見尚書郎賀徹學士阮卓黃門郎蕭詮
三公即王繇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賀循長
史劉刪等爲文會之友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
預焉游宴賦詩動成卷軸伯陽爲其集序盛傳於世
江總聰敏篤學有文范陽張纘瑯琊王筠南陽劉之
遴並高才碩學總時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爲忘年
友

後魏崔模長者篤厚不營利與崔頤相親往來如家
封軌與光祿大夫武邑孫惠蔚同志友善蔚每推軌
曰封生之於經義非但章句可奇然標明綱格統括
大歸吾所弗如者多矣

辛紹先敏悟有識量與廣平游明根范陽盧度世同

郡李承昭等甚相友善

盧義僖寬和畏慎不妄交款與魏子建情好尤篤言無所隱

索敞初在涼州之日與鄉人陰世隆文學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從和龍留上谷困不前達士人徐能柳掠為奴五年因行至上谷遇見世隆語其繇狀對泣而別敞為訴理得免

畢眾敬自交州刺史徵還京師年已七十六太和中高祖賓禮舊老眾敬與咸陽公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亦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

平生

李彪為度支尚書與宋弁結管鮑之交弁為大中正與孝文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欲徵相優假彪亦知之不以為恨及弁卒彪痛之無已為之哀誄備盡辛酸

李志字鴻道彪之子博學有才幹年十餘歲便能屬文彪甚奇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為二鴻於雒陽鴻遂與志交款往來

張彝性公彊有風氣歷覽經史與盧淵李安仁等結為親友往來朝會嘗相追隨淵為主客令安仁與彝

並爲散令

崔休舉秀才入京城與中書郎宋弁通直郎邢巒雅相知友

曹世表性雅正涉獵羣書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等並相友善

李叔虎好學博聞有識度爲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光河間邢巒並相親友

羊深有風尚學涉經史好文章兼長几案少與隴西李神儁同志友善

邢臧博學有藻思與裴敬憲盧觀兄弟等並結交友封肅爲尚書左中兵部郎中性恭儉不妄交游唯是崔勣及勣從兄鴻尤相親善

裴伯茂爲廣平王文學文藻富贍好飲酒旣卒後殯於家園友人嘗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酌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及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敘伯茂其十字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

睦夸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爲中郎

辭疾不起州郡比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經
留數日唯飲酒談敘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
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
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
也吾便於此將別桃簡浩小名也浩慮夸卽還時乘
一騾更無兼騎浩乃以夸騾內之廐中與相維繫夸
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
嗟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復
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旣私還將有私
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夸本騾兼遣
以所乘馬爲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
浩之誅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
公旣死誰能更容嗟夸遂作朋友篇辭義爲時人所
稱

于忠宣武時爲領軍將軍性多猜忌不交勝已唯與
直閣將軍章初瓌千牛備身楊保元爲斷金之交
胡叟爲武威將軍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一見
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爲美談吾之於子以弦韋
爲幽贊以此言之彼可無媿也

劉懋性沈雅厚重與人交器宇淵曠風流甚美時論

高之尚書李平與之結莫逆之交

邢劭十歲能屬文日誦萬餘言文章贍速未二十名動衣冠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儁大相欽重引爲忘年之交

北齊袁聿修歷任清華趙彥深爲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重被沙汰停私門生藜藿聿修猶以故情音問往來

陸昂爲河間邢劭所賞劭又與其父子璋交遊嘗謂子璋云吾以卿老蚌復出明珠

斐讞之雖年少不妄交游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瞻爲忘年之友

封孝琬性恬靜頗好文詠太子少師邢邵七兵尚書王昕並先達高才與孝琬年位懸隔晚相逢遇分好遂深及孝琬卒靈輓言歸二人送於郊外悲哭悽慟有感路人

崔瞻爲黃門侍中與趙郡李槩爲莫逆之友槩將東還瞻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嘗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

斐讓之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斐文季爲不亡矣

盧懷仁有行簡善與人交與瑯琊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邵知而不顧嵇生峭立鍾會過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衍以為然

荀仲舉與趙郡李粲交款粲死仲舉因望其宅為五言詩十六韻以傷之詞甚悲切

宋游道與頓丘李獎一面便定死交獎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為佐史令弟北面於我足矣游道曰不能既而獎為河南尹辟游道為中正使者相屬以衣帻待之握手歡謔元顥入維獎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

元孚與城人趙紹兵殺之游道為獎訟寃得雪又表為請贈回已考一汎階以益之又與劉廐結交託廐弟粹於徐州殺趙紹後廐敗梟粹首於鄴市孫騰使客告市司得五百疋後聽收游道時為司州中從事令家人作劉粹所親於州陳訴依律判許而奏之勅至市司猶不許游道杖市司勒使速付騰聞大怒時李獎二子構訓居貧游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其使氣黨俠如此

後周韋夔高尚不仕與族人處玄及安定梁曠為放

逸之友周弘正造曼談謔盡日恨相遇之晚也後請曼至賓館曼未赴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當時所欽挹如此

薛慎字伯護好學能屬文善草書與同郡裴叔逸斐諏之柳蚪范陽盧柔隴西李璨並友善

張軌少好學志識開朗初在雒陽家貧與樂安孫樹仁爲莫逆之友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

黎景希好占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不事生業與范陽盧道源爲莫逆之交

寇儁爲鎮東將軍西安縣男少爲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儁結友每造光嘗清談移日小宗伯盧辯以儁業行俱崇待之以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詣儁讌語彌日嘗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其爲通人所敬重如此

柳弘與弘農楊素爲莫逆之交

斐尼性弘雅有器局爲通直散騎嘗侍隴西李璨范陽盧誕並有高名於世與尼結忘年之交

隋劉焯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爲友

孔紹安越州山陰人少以文信知名徙居京兆鄠縣

閉門讀誦文集數十萬言有詞人孫萬壽與紹安篤忘年之好

薛道衡北齊時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

房彥謙有令名少與太原王邵北海高構蓆縣李綱河東柳彧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淡之士彥謙並與爲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咸以遠大許之彥謙爲都州司馬內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海內名賢重彥謙爲人深加友敬及爲襄州總管辭翰往來交錯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路經彥謙所留連數日流涕而別

裴肅少剛正有局度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

崔儵年十六太守請爲功曹不就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

崔廓與趙郡李士謙少爲忘年之友每相往來時稱李崔及士謙死廓哭之慟爲之作傳輸之祕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

元巖以名節自許少與渤海高熲太原王韶同志友善

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羣言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
李孝貞與從兄儀曹郎中騷太子舍人李節博陵崔
子武范陽盧詢祖爲斷金之契

唐高士廉少有器局頗通文史隋司隸大夫薛道衡
起居舍人崔祖濬並稱先達與士廉結忘年之好繇
是公卿藉甚

杜淹聰辯多才藝弱冠有美名於京邑與同郡車福
嗣爲莫逆之交

楊纂華陰人與瑯琊顏師古燉煌令狐德棻友善頗
涉經史尤明史事

劉胤之少與當時詞人孫萬壽李百藥並爲忘年之
友

劉孝孫弱冠知名與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紹庾自直
劉斌登山臨水結爲交友

朱敬則性敦厚恢博少好學重節義少與右史江融
尚書左僕射魏元忠友善

劉允濟善屬文與絳州王勃早齊名特相友善

陸餘慶少與知名之士陳子昂宋之問盧藏用道士
司馬承禎道人法成等交游雖才學不逮子昂等而
風流彊辯過之

王珣聰敏有才畧與周璟張仲之爲忘年之友
薛登博涉文史與徐堅劉子玄齊名友善

韋陟中書令安石之子與弟斌文華當代俱有盛名
開元中才名之士王維崔顥盧象等嘗與陟唱和游
處廣平公每見陟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
蕭昕爲左拾遺與布衣張鎬友善

張九齡素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尚書左丞袁仁敬右
庶子梁昇卿御史中丞盧怡交友善挺之等皆有才
幹而交道終始不渝甚爲當時之所稱也

郝純少時爲李邕張九齡等知遇尤以詞學見推與
顏真卿蕭穎士李華邵軫同志友善故天寶中語曰
殷顏柳陸蕭李邵趙以其重行義敦交道也

權臯天寶末移家於洪州改著作郎不起京師蹂於
胡騎士君子多以家渡江東知名之士如李華柳識
兄弟者皆仰臯之德而友善也

于休烈自幼好學善屬文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
包融爲文詞之友齊名一時

楊憑少負氣節重交游尚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鄴
王仲舒爲友故時人稱楊穆許李之友

王仲舒太原人少貧養母嗜學工文不就鄉舉交友

必一時高名者與楊頊梁肅裴樞為忘形之契仲舒為拾遺與楊憑友善及憑得罪仲舒橫議之貶為硤州刺史

崔造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略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為

鄰士美少好學善記覽父友顏真卿四蕭夔士輩嘗與之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二鄰之間矣

李泌流放江南與柳渾顧况為人外之交吟詠自適陸贄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母卒持喪于河南豐樂

佛寺日四方以賻贈為詞厚致金帛贄絲毫無所受唯與劍南節度使韋臯布衣時友善臯以事奏聞每有所致輒稱詔以受之及贄罷相貶忠州而韋臯屢表

請以贄代已竟卒於忠州年五十二

裴佶為工部尚書政事清敏凡所定交時稱為第一流沒之日故司徒鄭餘慶請告於御史府行朋友之服縉紳美之

韓愈性弘通與人友榮悴不易少時與維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立愈不避寒暑稱薦

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祿位後雖通貴每退

公之隙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昔焉

柳公綽性端介寡合與錢徽蔣乂杜元穎薛存誠文雅相知交情款密爲吏部員外郎及武元衡罷相鎮西蜀與斐度俱爲元衡判官尤相善公綽先度入爲吏部郎中度以詩餞別有兩人同日事征西之句柳宗元與劉禹錫爲執友

元稹與白居易最善爲文友

後唐劉贊明宗朝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竇夢徵同年登第隣居友善夢徵早卒與同年楊凝式服總麻爲位而哭其家無少長與視喪事卹其孀稚人士稱之

晉劉朐初隱居上谷大寧山與呂夢奇張麟結菴共處以吟誦自娛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十八

二十一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三十三

形貌

夫人之生也稟秀五行肖類天地故形為神之舍貌為情之華發於至靈彰乎遺體乃有英姿偉量奇骨異表魁岸磊落端厚篤雅頎長俊茂雄毅挺特蓋繇夫氣幹中立容止外著出乎其類變然不羣為殊俗

之聳畏蒙時君之欽賞有儀可象於斯為貴亦有器資駟小而識度宏達同時異派而形象克肖至于苛刻異狀兆自襁褓指物象而倫擬推善惡以斯驗布在方策咸足徵焉

商伊尹倨身為阿衡

中衍栢翳之後身身人言一云人面鳥喙太戊聞而卜之使

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

晉文公重耳初為公子及曹曹平公聞其駢脅欲觀

其裸浴薄而觀之

宋華元皞其日瞻其腹皞出日 瞻大腹

宋公子鮑美而艷

宋公子座美而狠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

長而美平公入共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即元公也生座美而狠

鄭子太叔美秀而文

陳武子子彊也白皙黥鬚眉甚口甚口多口也

子產日角

晏平仲月角

尾生犀角

柳下惠子魚反角

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而異之狀類陽虎

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頰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自

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然若喪家之狗

王肅曰喪家之狗主

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而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然不得志之貌也韓詩外傳曰喪家之狗既斂而櫛有席而祭顧望無人也

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

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魯顓孫師字子張曾參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

矣

言子張容儀盛而而於仁道薄也

有若魯人孔子弟子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事之如夫子時也

淳于髡齊之贅壻長不滿七尺

優孟楚之樂人長八尺

鄒忌脩八尺有餘身體肥麗

田文為齊相封孟嘗君文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

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

視之乃眦小丈夫爾

漢張良字子房狀貌如美婦人後封留侯

陳平長大美色而肥或說平於漢王曰平美丈夫如

冠玉爾後至右丞相

韓王信長八尺五寸

張蒼為秦御史亡歸沛公畧地過陽武蒼當斬解衣
伏鎖蒼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其美乃言沛公
公赦之後至丞相又云蒼不滿五尺父八尺餘蒼
子復長八尺及孫貌長六尺餘

公孫弘對策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
詔金馬門

東方朔長九尺三寸目如懸珠齒如編貝後至侍郎
郭解為人短小恭儉

田千秋為高寢郎上急變訟戾太子寃武帝召見千
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帝見而說之後至丞相

霍光長財七尺三寸財與
繞同白晳疏眉目美鬚髯後至

大將軍

金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後至車騎將軍

江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武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
曰燕趙故多奇士後為繡衣直指使者

龔遂為渤海太守宣帝召見遂形貌短小帝見心內
輕焉及對賜黃金乘傳去

朱雲字子游長八尺餘貌甚壯以勇力聞後至槐里
令

直不疑狀貌甚美後至御史大夫

王商為丞相長八尺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

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在未央宮中丞相商坐未央

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單于將見天子而經未央廷中過也商起離席與

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

此真漢相矣

婁護為人短小精悍後至天水太守

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後至河南太守

薛宣好威儀容止可觀後至丞相

息夫躬容貌偉麗為眾所異後至左曹光祿大夫

後漢東平王蒼腰帶八圍

李通父守為王莽宗卿師身長九尺容貌絕異

蓋延字巨卿身長八尺後至左馮翊

馬援為人明白鬚髮斜目如畫東觀記曰援長七尺五寸色理髮膚斜目

容貌如畫後至伏波將軍

銚期長八尺二寸容貌絕異矜嚴有威後至衛尉

祭彤為人質厚重毅體貌絕眾後至太僕

虞延字子大陳留人長八尺六寸腰帶十圍力能扛

鼎後至司徒

班超字仲升為人大志不脩小節嘗行詣相者相

者曰祭酒布衣諸生爾一坐所尊則先祭酒今稱祭酒相尊敬之詞也而當

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頤虎頭飛而

肉食此萬里侯相也後為西域都護封定遠侯

吳良為東平王所薦詔曰前見良頭髮皎然衣冠甚

偉求賢助國宰相之職今以良為議郎

馮勤曾祖父楊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

七尺嘗自恥短恐子孫之似也乃為子伉娶長妻生

勤長八尺三寸後至司徒

耿秉有偉體腰帶八圍後至光祿勳

鄧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容姿趨步有出於眾顯

宗目之曰朕之容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衍雖有容

儀而無實行後至玄武司馬

楊喬為尚書容儀偉麗

賈逵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

頭為侍中

李固字子堅司徒郃之子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

履龜文

鼎角者項有骨如鼎足也匿犀伏犀也謂骨當額上入髮際隱起也足履龜文者二千石

見象書後至太尉

盧植字子幹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後至尚書

鄭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後徵

大司農不赴

臧洪體貌魁梧有異姿後至東郡太守

傅燮身長八尺有威容後至漢陽太守

郭泰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聲如洪鐘後徵有道不起

趙壹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鬚豪眉望之甚偉辟公

府不就

高獲字敬公為人尼首方面

尼首首象尼丘山中下四方高也

三公

爭辟不應

蔡邕為中郎將董卓多自狠雖用邕邕恨其言少從

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

兖州若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

狀異嘗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

止

公孫瓚遼西人為入美姿貌大音聲言事辯慧

典畧曰瓚

性辯慧每白事嘗兼數曹無有忘誤

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

魏志云侯太守妻之

以後至奮武將軍封薊侯

劉表身長八尺餘姿貌温偉後至荊州牧

馬騰長八尺身體洪大面鼻雄異後至衛尉

袁紹幼為即容貌端正威儀進止動見倣效後至大

將軍冀州牧

魏孟達容止可觀文帝甚器愛之以為散騎嘗侍領

新城太守

管寧長八尺美鬚眉累徵不起

何夔曾祖父熙字孟孫身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

為容儀舉孝廉為謁者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佳

之夔長八尺三寸容貌矜嚴後至太僕

崔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後遷中尉

司馬朗祖父俊字元異博學好古倜儻有大度長八

尺三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眾有異鄉黨宗族咸

景附焉後至兖州刺史

程昱字仲德長八尺三寸美鬚髯後至衛尉

典韋形貌魁梧膂力過人後為較尉

滿寵子偉以格度知名偉子長武偉弟子奮元康中

至尚書令司隸較尉寵偉長武奮皆長八尺

許褚字仲康長八尺餘腰帶十圍容貌雄毅後至武

衛將軍

王脩孫褒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終身不應徵聘

樂進字文謙容貌短小膽烈過人從太祖為帳下吏

後至盪寇將軍

何晏字平叔美姿容帝疑其傅粉賜湯餅令晏食之

汗出流面拭之轉白後至尚書

蜀諸葛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

甚偉時人異焉後至丞相

趙雲字子龍身長八尺姿顏雄偉爲本郡所舉將義從部吏詣公孫瓚後至鎮軍將軍

彭萊字永年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後爲江陽太守

譙周字允南身長八尺體貌素朴後爲光祿大夫入就封陽城亭侯

馬超字孟起來降關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與翼德爭先未若髯羽之絕倫羽多鬚髯故亮謂之髯羽超後至驍騎將軍涼州牧

張裕饒鬚爲益州從事

吳諸葛恪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額大口高聲爲大將軍

太史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猿臂善射

孫韶身長八尺儀貌都雅

周瑜字公瑾長壯有姿貌後至偏將軍

朱據有姿貌膂力後至驍騎將軍

呂範字子衡汝南人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其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賤者耶遂與之婚後至大司馬

陳武字子烈年十八長七尺七寸後至較尉
董襲字元代長八尺武勇過人後至偏將軍

陳化字元輝氣幹剛毅長七尺九寸雅有威容後至
太嘗

晉樂廣字彥輔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
年八歲玄嘗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
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亦能興卿
門戶也衛瓘嘗曰此人之冰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
而覩青天也後至尚書令

羊祜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
之顏子也後至征南大將軍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
不修小節時人謂之語曰石仲容皎無雙後至大司
馬

衛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此兒有異
於衆顧吾年老不見其長成耳總角乘羊車入市見
者皆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
也雋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罔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炤人
玠妻父樂廣有重名議者以爲婦翁水清女婿玉潤

爲太子洗馬懷帝末至建業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看殺衛玠

王衍字夷甫神情朗秀風姿詳雅王敦過江嘗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崑崑清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尚如此衍弟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儻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後爲太尉

王戎字濬冲幼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目之曰目爛爛如巖下電戎後爲司徒

戎子萬有美貌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

裴楷字叔則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映炤人也爲中書郎出入宮省見者肅然改容後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疾篤詔遣黃門郎王衍省疾楷迴眸矚之曰竟未相識衍浮歎其神儻

裴瓚字國寶楷子也爲中書郎風神高邁見者皆敬之

稽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羣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

質自然後至中散大夫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稽康每曰卿頭小而銳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矣後至幽州部從事

潘岳字安仁美姿儀辭藻絕麗少有嘗挾彈出雒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後至給事黃門侍郎

夏侯湛字孝若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後至散騎嘗侍

阮籍字嗣宗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後至步兵較尉魏舒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文帝浮器重之每朝

會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後至司徒

陸機字士衡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後至平原內史

王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

王湛字處冲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龍額大鼻後

至汝南太守

劉卞字叔龍須昌人赤色大唇少言語自縣小吏至雍州刺史

王裒少立操尚行已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音聲清亮辭氣雅正博學多能三徵七辟皆不就

唐彬身長八尺後至雍州刺史

庾敳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後為太傅
主簿

王導耳豎多疾每自憂陳訓曰耳豎必壽亦貴後至
丞相

王矩字令武美姿容每游觀者盈路

杜乂字弘理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
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
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後至丹陽丞

王濛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矜稱其父字曰王文
開生如此兒邪君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媿悅其貌遺
以新帽後至中書郎

王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
後至儀同三司光祿大夫

郗恢少襲父爵散騎侍郎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領太
子右衛率恢身長八尺美鬚髯孝武帝浮羅之以為
有籓伯之望

張光字景武身長八尺明眉目美音聲後至涼州刺
中

王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又
嘗被鶴氅步雪而行孟昶窺見歎曰神仙中人後至

北平將軍亮青二州刺史

桓温生未暮温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

聞聲曰真英物也年長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

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温眼如紫石稜

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後至大司馬

桓玄形貌瓌奇風神疎朗

盧循謀之曾孫雙眸炯徹瞳子四轉後假廣州刺史

劉牢之字道堅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沈毅多計畫

後至輔國將軍

前趙劉義孫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眉目如畫雖少

離屯難流躡殊荒而風骨俊茂爽朗卓然及長身長

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僞立

為世子

游子遠幼有姿貌聰亮好學劉曜以為車騎大將軍

後趙張謐美姿貌幼有逸氣

前秦苻融堅之季弟少而岐嶷夙成魁偉美姿度堅

以為車騎大將軍

王猛瓌姿偉博學好兵善苻堅以為丞相

後秦尹緯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爽氣姚萇以為

尚書僕射

前燕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幼沉浮有大度
皝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
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皝始異焉乃授之以兵
及慕容儁嗣位以為侍中錄尚書事

高瞻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二寸慕容廆署為
將軍

韓嘗字景山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嘗身長八尺一
寸慕容儁以為揚烈將軍

宋南郡王義宣為荊州刺史白皙美鬚眉長七尺五
寸腰帶十圍

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髮如黠漆時謝混風
華為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見之曰一時
頓有兩玉人爾晦至荊州刺史

謝莊太嘗弘微之子韶令美容儀文帝見而異之謂
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藍田出玉豈虛
也哉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與莊為一雙
阮韜何偃為一雙嘗充兼假

薛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後至左軍
將軍

王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後至左光祿大夫

蓋道風姿貌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奇之
曰此荆楚仙人也

南齊李安仁面方明帝大會新亭接勞諸軍主樗蒲
賭官安仁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仁曰卿面方如田
封侯狀也後至吳興太守安東將軍

袁彖爲侍中形體充腴有異於衆每從車駕射雉在
郊野數人推扶乃能徙步

劉善明爲征虜將軍身長七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
房法乘爲交州刺史性方簡身長八尺三寸行出人
上嘗自俯屈青州刺史明慶符亦長與法乘等朝廷

唯此二人

陸慧曉爲吏部郎孝武欲用爲侍中以形短小乃止
沈文季爲侍中風采稜岸善於進止

呂僧珍爲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在同
類中少所襲狎曹輩皆敬之

褚淵字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甚有風則每
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嘗歎曰褚
彥回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矣時人以方何平叔後
至司徒

何戢爲吏部尚書美儀容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

為小褚公

陸僚美姿容鬚眉如畫

梁張緬尚富陽公主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疎

朗神采爽發後至侍中

王茂字休遠身長八尺美容觀武帝布衣時見之歎

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為公輔之器後至驃騎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

褚向為侍中風儀端麗眉目如點每公庭就列為眾

所瞻望焉

沈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痣後至尚書令

何炤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稱之曰叔寶神清弘

治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後至治書侍御史

任昉身長七尺五寸後至新安太守

袁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貴公子得當世名譽後

至吳郡太守

何敬容為侍中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

凡事鮮麗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

韋放字元直身長七尺腰帶八圍容貌甚偉歷北徐

州刺史

范岫身長七尺八寸恭敬儼恪進止以禮後至光祿

大夫

韋粲字長倩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後至散騎嘗侍

陶弘景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

耳後為奉朝請上表辭祿

羊侃字祖忻少而雄偉身長七尺八寸後至侍中軍

師將軍

楊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後至左衛率

蕭子顯為太尉錄事偉容貌身長八尺

何點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自矜

徵侍中不起

柳仲禮身長八尺眉目疎朗後至掛風太守

到溉身長八尺美風儀善容止後至金紫散騎嘗侍

馬憲年十四為國學生祭酒到溉目送之愛其神彩

劉訐尚書郎何炯嘗遇之於路曰此人風神穎俊蓋

荀奉倩衛叔寶之流也命駕造門揖而不見族祖孝

標與訐書稱訐及族兄歆曰訐超超越俗如半天朱

霞歆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祭稷寒年之

織纊訐嘗着穀皮巾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反

神理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或有遇

之者皆謂神人

王暕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父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暕相謂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後至尚書左僕射

伏曼容素美風采宋明帝以方稽叔夜後至臨海太守

劉孝威氣調爽逸風儀俊舉

江祿形貌短小神明俊發

後梁薛暉河東人有才畧身長八尺形貌甚偉後至領軍將軍

陳韓子高會稽山陰人也家本微賤侯景之亂寓在京都景平文帝出守吳興子高年十六為總角容貌

美麗狀似婦人後至右衛將軍

顧越長七尺三寸美鬚眉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僕射徐勉舉越論義越抗首而請音響若鐘容止

可觀帝深贊美之繇是擢為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謝哲字穎豫美風儀舉止蘊藉襟情朗然為士君子

所重後至吏部尚書中書令侍中司徒左長史

蕭名字叔然風神凝遠通達有儀鑒容止蘊藉動合規矩後至安德宮少府

王瑒字子璵沉靜有器局美風儀舉止蘊藉

馬樞目精洞黃能視闇中物後至侍中

徐凌目有青精時人以爲聰慧之相也後至太子太
傅

後魏封翼字君贊美容貌腰帶十圍以兄偉伯立節
之勲除給事

李同軌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後至中書侍郎

陸希道字洪度有風貌美鬚髯後至荊州刺史

寇讚少有清名身長八尺姿容嚴嶷非禮不動後至
安南將軍

崔浩爲左光祿大夫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

高允孫綽字僧裕少孤恭敏自立身長八尺腰帶十
圍後至并州刺史

乙乾歸爲侍御中散大夫身長八尺有氣幹

毛法仁爲散騎嘗侍言聲壯大至於軍旅田狩唱呼
處分振於山谷

宇文延字慶壽體貌魁岸眉目疎朗後至散騎嘗侍

柳崇方雅有器量身長八尺美髮明目兼有學行後
至河東太守

柳援字乾護身長八尺儀望甚偉後至正平太守

李秀之字鳳起爲尚書都官郎秀之弟子雲字鳳昇

本州治中子雲弟子羽字鳳除征南法曹子羽弟子岳字鳳時大司馬祭酒兄弟並容貌魁偉風度審正李璨字世顯身長八尺五寸容貌魁偉後至建武將軍

趙超宗身長八尺頗有將畧超宗弟令勝亦長八尺疎狂有膂力後至河東太守

段暉字長祚身長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後爲乞伏熾盤輔國將軍

李冲年裁四十而鬢髮班白姿貌豐美未有衰狀後至尚書僕射

鄭模字叔軌身長八尺圍亦如之

崔接字顯賓容貌魁偉放邁自高不拘嘗簡後至樂

陵太守

崔孝演字伯則性通率美鬚髯姿貌魁傑後至瀛州

西安府外兵參軍

崔孝直字叔廉身長八尺眉目疎朗早有志尚後除

光祿大夫辭不赴

蕭正表字公儀長七尺九寸眉目疎朗雖質貌豐美而性理短闇後至司空徐州刺史

畢祖朽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後至瀛州刺史

邢巒美鬚髯姿貌甚偉州郡表貢拜中書博士

崔光韶性嚴毅聲韻抗烈與人平談嘗若震厲至於

兄弟議論外聞謂為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後

至廷尉卿

裴禮和為謁者僕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於羣衆之

中魁然有異

李元護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力後至齊州刺史

王世弼為中山內史身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

路雄字仲畧容貌偉異以軍功為給事中高祖曾封

羣臣云路仲畧好尚書郎才僕射李冲云其人宜為

武職遂停

盧同字叔倫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後至開

府儀同三司

張普惠字洪賑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後至東豫州刺

史

婁昭方雅正直大度浮謀腰帶八圍弓馬冠時後至

定州刺史

魏蘭根身長八尺儀貌奇偉後至開府儀同三司

王琳體貌閑雅立髮委地喜怒不形於色後至特進

侍中

元文遙字行恭美姿貌有父風兼俊才位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

劉禕聰敏機悟美姿儀爲其舅北海王昕所愛顧座客曰可謂珠玉在傍覺我形穢後至睢州刺史

許惇爲殿中尚書惇美鬚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鬣公文宣嘗因酒酣提惇鬚稱美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因不復敢長人又號齊鬚公

馮偉節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之者肅然敬憚

卽基字世業身長八尺美鬚髯汎涉墳典後至海西鎮將軍

房豹體貌魁岸美音儀後至樂陵太守

路去病風神疎朗儀表瓌異官至成安令

李祖昇顯祖李皇后之長兄儀容瓌麗垂手過膝後至齊州刺史

斛律光字明月馬面彪身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後至左丞相

叱列平字殺鬼代郡西部人世爲首帥有容貌鬚髯後至兖州刺史

後周劉亮少侗儻有從橫計畧姿貌魁傑見者憚之後至車騎大將軍開府

豆盧寧少驍果有志氣身長八尺美容儀善騎射後至大司寇

楊忠美鬚髯身長七尺八寸狀貌魁偉武藝絕倫有將帥之畧後至荊州刺史

叱列伏龜容貌魁偉腰帶十圍進止閑雅兼有武藝後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劉道斌幼而好學有器幹及長腰帶十圍鬚髯甚美後至岐州刺史

山強美容貌身長八尺五寸爲秦事中散

張吾貴字英子少聰慧有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不仕而終

徐遵明身長八尺

董徵身長七尺二寸好古學尚雅素後至平東將軍裴佗容貌魁偉隤然有器望後至中軍將軍

崔瞻字彥通聰明有文藻善容止神彩凝然楊愔曰昔裴瓚在晉爲中書侍郎神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之貌亦當無愧裴子皇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

慕容比願爲南頓太守身長一丈腰帶九尺

北齊李繪字敬文及長儀貌端偉神清朗儁第五舅

河間邢晏每與言歎其高遠曰若披煙霧如對冰玉
宅相之寄良在此甥歷中書侍郎丞相司馬每霸朝
文武總集對揚王庭嘗令繪先發言端為羣僚之首
音詞辯正風儀都雅聽者悚然文襄益加敬異又掌
儀注

慕容儼容貌出羣衣冠甚偉後至營州刺史

司馬膺之字仲慶美鬚髯有風貌好學厚自封植神
氣甚高歷中書黃門侍郎

高隆之字延興身長八尺美鬚髯沉浮有志氣後至
錄太保尚書事

高昂字敖曹幼稚時便有壯氣長而倣儻膽力過人
龍眉豹頸姿體雄異後至司徒

崔陵為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趙郡李渾嘗讌聚名
輩詩酒正謹謙陵後到一坐無復談話者鄭伯猷歎
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警欬為洪鐘響胸中貯千卷
書使人那得不畏服

長孫澄容貌魁岸風儀溫雅後至絳州刺史

竇熾性嚴明有謀畧美鬚髯身長八尺二寸後至雍
州牧入隋為太傅

唐瑾性溫恭有器量博涉經史雅好屬文長八尺二

寸容貌甚偉後至司宗中大夫

庾信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頽然有過人者後至

司宗中大夫

宇文神舉族兄安化公浮罷異之神情倜儻志畧英

膽睂目疎朗儀貌魁梧有識欽之莫不許以遠大後

至并州總管

陳忻字永怡少驍勇有俠氣姿貌魁岸同類咸敬憚

之後至雄州刺史

元胄魏昭成帝之六世孫胄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睂

有不可犯之色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

柳帶韋字孝孫浮沉有度量少好學身長八尺三寸

美風儀善占對周文辟為參軍事

李渾字金才姿貌瓌偉美鬚髯起家左侍上士

隋李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

賓館受國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卽河朔之英靈也

竇榮定沉浮有器局容貌瓌偉美鬚髯便弓馬初仕

魏為千牛備身周太祖見而奇之授平東將軍

元暉字叔平鬚睂如畫進止可觀後至魏州刺史

楊素字處通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後至左僕射

柳謩之字公正身長七尺五寸儀容甚偉風神爽亮

進止可觀後至黃門侍郎

韋藝爲營州總管藝容貌瓌偉每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蕃人畏懼莫敢仰視王世積字闡熙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人傑之表後至上柱國

郭榮容貌魁岸外疎內密與其交者多愛之後至左候衛大將軍

李景字道興容貌奇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高祖奇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後爲右武衛大將軍

劉元振少好任俠爲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後以逆誅

樊叔畧身長九尺志氣不凡終司農卿

公孫景茂字元尉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經史後至淄州刺史

于顛字元武身長八尺美鬚眉周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罷之妻以季女後至吳州總管

崔弘度膂力絕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後至簡較太府卿

劉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浮弱不好弄後至

員外將軍

段達身長八尺美鬚髯後以王玄黨誅

虞綽字士裕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後至著作佐郎

楊玄感體貌雄偉美鬚髯後以逆誅

唐薛舉容貌瓌偉凶悍善射

裴寂疎眉目偉姿容後至尚書左僕射

劉文靜偉姿儀有器幹後至納言

魏徵爲太子太師狀貌不逾中人而素有膽智

李靖姿貌瓌偉少有文武材畧後至開府儀同三司

李緯自司農卿爲民部尚書時房玄齡在京城留守

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

何對曰玄齡但云李緯好髭鬚更無他語

岑文本性沈敏有姿儀後至中書令

高士廉風調溫雅屬詞清潤姿儀端偉鬚眉如畫後

至開府儀同三司

李義琰高宗時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身長

八尺

黑齒嘗之長七尺餘驍勇有謀後至左武衛大將軍

張知謩儀質瓌偉眉目疎朗後至左衛將軍

王駿氣貌雄壯時人謂之有熊虎之狀後至兵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蕭高美鬚髯儀形偉麗後爲中書令

楊慎矜爲御史中丞及兄慎餘爲少府少監慎名爲
雒陽令皆偉儀形風韻高朗慎名嘗覽鏡見其鬚面
神彩有過於人覆鏡歎惋曰吾兄弟三人盡長六尺
餘有如此貌如此材而見容當代以期全難矣何不
使我少體弱也

李嗣業身長七尺壯勇絕倫後至北庭行營節度使
張鎬風儀魁岸廓落有大志後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魯炤身長七尺餘涉獵書史後至山南節度使

李嘉寵冀州人其形長八尺五寸開元中本州以獻
勅曰李嘉寵土風所育體幹出羣因其器用之宜俾
在人門之次可武衛長上仍配左監門衛當止

吉頊身長八尺陰毒敢言後至天官侍郎平章事
安祿山垂肚過膝自稱得三百五十斤每朝見玄宗
戲之曰朕適見卿肚幾垂至地祿山每行以肩膊左
右擡挽其身方能移步玄宗令前作胡旋舞疾如風
祿山所乘驛每驛中間築換馬臺不然馬輒死驛家
簡祿山所乘馬以土載五石能馱勝致卽以高價市
之餼飼以待之鞍前更連置小鞍以乘其肚

郭子儀長六尺餘體貌秀傑後至太尉尚父

程千里身長七尺骨相瑰岸後至上黨郡長史

崔光遠身長六尺餘目睛白黑分明後至劔南節度

使

毛若虛眉覆於眼性又殘忍後至御史中丞

張孝恭奚種也猛毅魁渠長六尺餘性寬裕事親孝

恭後為易定節度使

朱泚幼壯偉腰帶十圍

李忠臣為汴州節度使嘗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

甚大真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驢耳甚大龍耳即小

臣耳雖大乃驢耳也帝悅之

李融為鄭滑節度姿貌魁岸

齊暎貞元初為給事中白晳長大言音高朗德宗自

興元還京師嘗令暎侍或馬前至城邑鎮守輒令暎

宣詔令

史奉敬元和中為朔方將形甚短小若不能勝衣

崔弘禮字從周風貌魁偉自言有大志後至東都留

守

楊炎美鬚眉風骨峻峙文藻雄麗後至中書侍郎平

章事

郭釗偉姿容身長七尺方口豐下為人以莊默自處後至劍南節度使

李揆美風儀善奏對後至中書侍郎平章事

李晟年十八從軍身長六尺勇敢絕倫後至太府中

書令

馬燧姿度魁異長六尺二寸沈勇多智畧後至司徒

侍中

王武俊形體魁偉長六尺餘性寬裕後至成德軍節

度使

李元諒長大美鬚髯勇敢多計謀後至司華節度使

李珣長六尺餘氣貌魁岸

裴度為司徒中書令狀貌不踰中人而風彩俊爽占

對雄辯觀聽者為之聳然

蕭遘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形神秀偉志操不羣少負

大節以經濟為已任洎處台司風望尤峻奏對朗拔

天子器之

康謙者善賈資產億計髭鬚長三尺過帶

梁李思安性參勇未弱冠身長七尺超然有乘時自

奮之志後至相州刺史

羅紹威為魏博節度使形貌魁偉有英傑氣

趙昶形神灑落臨事有通變之才後至忠武軍節度使

胡真體貌洪壯長七尺善騎射後至寧遠將軍節度使

寇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後至鄧州節度使

劉知俊姿貌雄傑倜儻有大志後至同州節度使

後唐李嗣昭形貌眇小而精悍有膽後為澤潞節度使

盧文紀為太嘗卿形貌魁偉語音高朗占對鏗鏘健

於飲啖奉使蜀川路繇岐下時清泰帝為岐帥以主禮待之觀其儀形旨趣遇之頗厚

孔邈兖州曲阜人文宣王四十一代孫身長七尺餘神氣温克綽有素風

朱漢賓少有膂力形神壯偉膽氣過人後至太子少保致仕

晉桑維翰身短面廣殆非嘗人既壯每對鑑自歎曰七尺之身安如一尺之面繇是慨然有公輔之望後至中書令

華温琪初事黃巢為供奉官巢敗奔至温臺以形貌

魁岸懼不自容乃投白馬下流俄而浮至淺處又登桑自經枝折不死後果貴焉位至太子少保致仕

張萬進白皙美鬚後至彰義軍節度使

皇甫遇少好勇及壯糾髯善騎射後至華州節度使

盧文進身長七尺飲啗過人望之偉如也後至安州

節度使

張彥澤少有勇力目睛黃而夜有光色視瞻若檻獸

焉後為相州節度使

漢劉景巖昂藏巨準時人號為大鼻後至太子太師

致仕

周和凝幼而聰敏姿狀秀拔神彩射人後為太子太

傅

李懷忠形質魁壯勇敢出人後至左武衛上將軍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八十三

三十三

册府元龜 形貌

卷之八百三十三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二百二十四

薦舉

傳曰惟善人能舉其類又曰儒有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故士之懷才抱道者曷嘗不思立功於當年而垂名於後世蓋廉隅之攸尚以銜鬻而為耻焉乃有抱韞匱之價膺推轂之舉伸於知己揚於王庭錄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三十三

一

茲而被奇遇都顯位樹洪伐騰徽聲者固不乏矣亦有肇自下位奮於編列上書公車稱薦卿輔而當世之主頗用其言自非倫擬之允諧才德之胥協進以成弘翼之美退而無朋比之嫌者疇克至是哉

漢陳平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以平爲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讒平曰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

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平位至丞相素益爲中郎將孝文時張釋之與兄仲同居爲騎郎十年不得調釋之曰久官咸仲之產不遂遂猶達也欲免歸益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

田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帝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帝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嘗一

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
 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
 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緝隨張王以身死
 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而匈
 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
 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
 舒豈毆之哉言不毆之今戰也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於是
 帝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為雲中守一

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年中上招賢良公卿言

鄧先

鄧先猶云鄧先生也一日先者其名也

鄧先時免起家為九卿人

揚得意蜀人為狗監

主天子田獵犬也

侍武帝帝讀子虛賦

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
 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帝驚乃問相如相如曰有是
 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上令
 尚書給筆札書奏天子以為郎

嚴助會稽人也邑人朱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

至長安

買臣身自負卒而與計吏將重車也載衣食具曰重車

詣闕上書書久

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旬之會助貴
 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為
 中大夫助為會稽太守與買臣俱侍中

徐福茂陵人霍氏奢侈日甚徐生日霍氏必亡夫侈則不遜不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太盛陛下卽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其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爽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旣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迺賜福帛十疋後以爲郎

何武成帝時爲丞相司直時數有災異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

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
 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
 宄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策也光祿勳慶忌
辛慶忌也行義修正果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
 敵獲虜外夷莫不聞乃者災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
 兵革久寢春秋火災未至而豫禦之慶忌宜在爪牙
 官以備不虞其後慶忌拜為右將軍諸史散騎給事
 中武為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
 龔在沛郡兩唐兩龔龔勝龔合也及為公卿薦之朝
 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為多焉

黃霸為丞相長史坐夏侯勝事下廷尉獄中從勝受
 尚書既得出勝復為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
 良勝又日薦霸於上上擢霸為揚州刺史
 蕭望之為太子太傅甘露中諸儒薦張禹有詔望之
 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
 師法可試事奏寤

揚興為長安令元帝初即位樂陽侯史高以外屬為
 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為副望
 之名儒有師傳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克位而
 已言在猶不在也與望之有隙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

貴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令善問名彼誠有所聞也以其不能以將

軍之幕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言高輕忽此事然一夫竊議

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烈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為

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

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階謂升次也隨牒謂隨選補之將軍誠召置幕府學士翕然歸

仁誠謂實行之也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國器所有謂材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

為議曹史薦衡於帝帝以為郎中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

之古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王商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嗣父為侯推財

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戚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羣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錄是擢為

諸曹侍中中郎將

谷永長安人鴻嘉初御史大夫于永卒永上疏曰帝

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
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
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人所能堪今
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
服不得其人則大職隳斃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茲
一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薛宣也材茂行潔達於從
政前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
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爲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
並行衆職修理姦宄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
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減三輔之賊什九也功效卓爾自

左內曰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
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
罪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
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
食自公之節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
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
能唯陛下留神考察帝然之遂以宣爲御史大夫永
位至大司農

揚雄字子雲蜀郡人善屬文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成帝方效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

詔承明之庭後為大夫

孔光為光祿大夫給事中哀帝詔光舉可尚書令者

封上光謝曰臣以朽材前比歷位典大職卒無尺寸

之效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

政事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載誠恐一旦顛仆無以

報稱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蹕絕之

能不相踰越蹕高遠也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通敏於事

可尚書令謹封上敞以舉故為東平太守敞姓成公

東海人也師吳章為王莽所誅敞為大司徒掾自劾

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葬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

表奏以為掾薦為中郎諫大夫王莽篡位王舜為大

師復薦敞可為輔弼輔職之任以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

擢為魯郡太尹更始時安車徵敞為御史大夫復病

免去卒于家

後漢馮異為光武主簿異因薦邑子銚期叔壽段建

左隆等光武皆以為掾史

杜林為大司徒司直隗囂將牛邯有勇力才氣雄於

邊垂囂死乃降林與大中大夫馬援並薦之以為護

羌較尉林又薦同郡范滂趙秉申屠剛等皆被擢用

士多歸之

鮑駿九江人與丁鴻俱事桓榮甚相友善駿上書言
鴻經學至行曰臣聞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
之間二人無功下車先封之表善顯仁爲國之砥礪
也伏見丁鴻經明行修志節清妙明帝甚賢之永平
十年詔徵鴻拜侍中

謝夷吾會稽人同郡友人王充爲州治中自免還家
夷吾上書薦充才學章帝時詔公車徵病不行夷吾
爲鉅鹿太守左轉下邳令卒

魯恭爲中牟令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
士王方章帝卽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
致位侍中

杜詩爲南陽太守時大司徒陽都侯伏湛策免徙封
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國詩上疏薦湛曰臣聞
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
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修訖
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前
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
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
能顯以宰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
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

國之光輝智畧謀慮朝之淵藪髻髮厲志白首不衰
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古者選擢諸侯
以爲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在石之臣宜居
輔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戇不足以知宰相
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爲侍御史上封事言
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
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
令一郡二人可以湛代頗爲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
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
聞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
崇等

鄭衆爲中郎將時戊巳較尉耿恭屯車師後王城屯
置數百人北匈奴圍恭固守章帝發兵迎之歸至玉
門唯餘十三人衆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
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
井煮芻爲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
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耻恭之節義古今未
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
蘇武宜蒙爵賞於是拜爲騎都尉以恭司馬石修爲
雒陽市丞張封爲雍營司馬軍吏范羌爲共丞

共今
衛州

共城縣 餘九人皆補羽林

賈逵爲中郎將永元中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
卽徵之並蒙優禮

田弱弱一作羽扶風人同郡法真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

弱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恬泊
樂以忘憂時蹈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願聖
朝就加袞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
帝西巡弱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終不降屈
卽頭北海人順帝陽嘉二年公車徵頭詣闕上書薦
黃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曰臣前對十事要政急務

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
當受誅罰屏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剝舟剡楫將欲
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夔
龍爲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運天地之功增
日月之耀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
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阼以來勤
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是以災害數臻四國
未寧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爲功失士
爲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
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

不躋來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吁嗟政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厄其咎繇此豈可不剛健篤實兢兢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言明於變異消復之術也朝廷前加優寵賓於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衰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善人爲國三年乃立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

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又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潔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爲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穉齒化阿有聲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爲比則可垂光景致休祥矣臣顛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臧否共歎願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爲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

拜郎中辭病不就

馬融爲較書郎時永初四年護羌較尉龐參以失期下獄融上書請之曰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夷哀黎元之失業殫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宣獫狁侵鎬及方孝文匈奴亦畧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唯兩主有明睿之姿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於漢策竊見前護羌較尉龐參文武昭備智畧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懂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遠留三輔功效克立間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陷於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孟明視喪師於嶠秦伯不替其官故晉景并赤狄之土秦穆遂霸西戎宜遠覽二君使參懂得在寬宥之例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書奏赦參等

皇甫規安定人爲郎中託疾免歸規與張奐友善奐爲使匈奴中郎將梁冀被誅奐以吏免官禁錮奐旣被錮凡諸友舊莫敢爲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

何休爲議郎史弼坐論輸左較刑竟歸田里稱病閉

門不出數爲公卿所薦休又訟弼有幹國之器宜登
台相徵拜議郎

高彪遷內黃令薦縣人申屠蟠等

魏蔣濟爲中護軍畢軌爲并州刺史雜虜數爲暴害
軌輒出軍擊鮮卑軻比能失利濟表曰畢軌前失旣
往不咎但恐是後難可以再凡人材有長短不可強
成軌文雅智意自爲美器今失并州換置他州若入
居顯職不毀其德於國事實善此安危之要唯聖恩
察之

蜀徐庶字元直潁川人與諸葛亮友善先主屯新野
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
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
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繇是先主遂詣
亮凡三往乃見後爲御史中丞

吳弘咨曲阿人孫權姊婿也漢末諸葛瑾避亂江東
咨見而異之薦之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
嚴峻彭城人也河南徵崇隱於會稽所交結如丞相
步騭等咸親焉峻薦崇行足以厲俗學足以爲師峻
位至尚書令

季衡少時知羊道有人物之鑒往干之衡謂衡曰多

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是時較事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懼莫有敢言衛曰非季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爲郎權引見衛口陳壹奸宄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衛大見顯擢仕至威遠將軍

華覈爲東觀令孫皓怒樓玄送廣州覈上疏曰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爲作維綱衆事乃理論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游而自逸也今海內未定天下多事事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損聖慮陛下旣垂意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致氣宜得閑靜以展神思呼翕清淳與天同極臣夙夜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仗者無勝於樓玄玄清忠奉公冠冕當世衆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効使爲官擇人隨才授任則舜之恭已近亦可得

陸凱子偉爲偏將軍凱亡後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偉曰偉體質方剛器幹強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繇武昌曾不回

顧罷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晉孫尹樂安人爲陳留相時尚書右僕射劉毅年老以光祿大夫歸第後司徒舉毅爲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尹表曰禮凡卑者執勞尊者居逸是順敘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隸較尉嚴詢與毅年齒相近往者同爲散騎嘗侍後分授外內之職資塗所經出處一致今詢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僚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論議主者不以爲劇毅但知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事於毅太優詢舒太劣若以前聽致仕不宜復與遷授位者故光祿大夫鄭袤爲司空是也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尚可復委以宰輔之任不可諮以人倫之論臣竊所未安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爲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毅前爲司隸直法不撓當朝之臣多所按劾諺曰受堯之誅不能稱堯直臣無黨古今所悉是以汲黯死於淮陽董仲舒裁爲諸侯之相而毅獨遭聖明不離輦轂當世之士咸以爲榮毅雖身徧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嫉惡之心小過王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

其優禮令去事實此爲機閣毅使絕人倫之路也臣
州茂德唯毅越毅不用則清談劉錯矣於是青州自
二品已上光祿勳石鑿等共奏曰謹按陳留相孫尹
表及與臣等書如左臣州履境海岱而叅風齊魯故
人俗務本而世敦德讓今雖不克於舊而遺訓猶存
是以人倫歸行士識所守也前被司徒符當叅舉州
大中正僉以光祿大夫毅純孝至素著在鄉閭忠允
亮直竭於事上仕不爲榮惟期盡節正身率道崇公
忘私行高義明出處同揆故能令義士宗其風景州
閭歸其清流雖年耆偏疾而神明克壯實臣州人士
所思準繫者矣誠以毅之明格不言而信風之所動
清濁必偃以稱一州咸同之望故也竊以爲禮賢尚
德教之大典王制奪與動爲開塞而士之所歸人倫
爲大臣等虛劣雖言廢於前今承尹書敢不列啓按
尹所執非惟惜名義於毅之身亦通陳朝宜奪與大
準以爲尹言當否應蒙評議繇是毅遂爲州都銓正
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

華譚廣陵人爲本國中正後母憂服闋爲郵城令過
濮水作莊子贊以示功曹而延掾張延爲作答教其
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升擢及譚爲廬江延已爲

淮陵太守後爲元帝軍諮祭酒薦于寶范眺
顧榮吳國吳人元帝鎮江東以榮爲軍司時南土之
士未盡才用榮又言陸士元貞正清貴金玉其質其
季思忠欵盡誠膽幹殊快殷薦元質畧有明規文武
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
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爲公望賀生沈潛青雲之
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
也書奏皆納之

袁琇爲元帝鎮東從事中郎時陳頴避難於江西爲
丹陽內史朱彥參軍琇薦頴於元帝遷鎮東行參軍
事典法兵二曹

于寶與葛洪深相親友寶薦洪才堪國史選爲散騎
嘗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寶位至散騎嘗侍

庾翼與桓溫友善嘗相期以寧濟之事溫尚南康長
公主翼嘗薦溫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畧願陛下勿
以嘗人遇之嘗壻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託其弘濟
艱難之勲位至征西將軍領南蠻較尉

應詹薦韋泓於元帝曰自遭喪亂人士易操至乃任
運固窮耿介守節者尠矣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
字元量執心清冲才識備濇躬耕隴畝不煩人役靜

默居嘗不豫政事昔年流移來在詹境經寇喪資一身特立短褐不掩形菜蔬不克朝而抗志彌厲不遊非類顏回稱不改其樂泓有其分明公輔亮皇室恢維宇宙四門開闢英彥鳧藻收春華於京輦採秋實於巖藪而泓抱璞荆山未剖和璧若蒙銓召付以列曹必能協隆鼎味緝熙庶績者也帝即辟之詹位至平南將軍

宋劉穆之初為高祖太尉司馬謝晦初為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死高祖問劉穆之孟昶參佐誰堪入我府穆之舉晦即命為太尉參軍

穆之此所薦達不進不止嘗云我雖

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

王景文瑯琊人少與謝莊齊名莊子瀟年七歲景文見而異之言於孝武召見於人眾中瀟舉止閑詳應對合旨帝悅之景文位至中書監領太子太傅

南齊杜京產始平東山開舍授學孔稚珪周顒謝瀹並致書以通殷勤永明十年稚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綜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曰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為心謙虛為性通和發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子史流連文藝沈吟道奧泰初之朝挂冠辭世遁捨家業隱

于太平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巖谷含權薜蘿起柞矣不報建武初徵爲員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廻辭疾不就

顧暠之吳郡人爲司徒左西曹掾同郡陸欵少有風槩好屬文五言詩體甚新變永明九年詔百官舉士暠之表薦焉

梁范縝爲中書郎與裴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曰伏見前冠軍府錄事叅軍裴子野年四十字幾原幼稟至人之行長厲國士之風居喪有禮毀瘠幾滅免憂之外蔬水不進棲遲下位身賤名微而性不憚憚情無汲汲是以有識嗟推州閭歎服且家傳素業世習儒史苑囿經籍遊息文藝著宋畧二十卷彌綸首尾勒成一代屬辭比事有足觀者且章句洽悉訓詁可傳脫置之膠庠以弘獎後進庶一夔之辯可尋三豕之疑無謬矣伏惟皇家淳耀多士盈庭官人邁乎有媯械樸越於姬氏苟片善宜錄無論厚薄一介可求不錄等級臣歷觀古今人君欽賢好善未有聖朝孜孜若是之至也敢

緣斯義輕陳愚瞽乞以臣斯忝廼授子野如此則賢
否之宜各全其所訊之物議誰曰不允臣與子野雖
未嘗銜杯訪之邑里非差虛謬不勝悽悽微見冒昧
陳聞伏願陛下哀憐恫欵鑒其愚實干犯之誓乞垂
赦宥有司以資歷非次弗爲通

裴儉馮切人也鄉人吉玢爲相州刺史柳悅主簿儉
與丹陽郡守臧盾揚州中正張乂連名薦玢以爲孝
行純至明通易老勅付太嘗旌舉

徐勉爲太子詹事天監中勉舉晉安王府叅軍劉杳
及顧協何思澄等入華林撰編畧

後魏游雅廣平任人與高允俱知名大廷中以前後
南使不稱妙簡行人雅薦允弟推應選使宋南人稱
其才辯又稱薦同郡游明根於太武太武擢爲中書
學士雅位至祕書監

北齊慕容紹宗爲樂平太守時河間人信都芳善宗
兄紹宗天文算數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保樂聞而
召之芳不得已而見焉於是紹宗薦之於齊獻武王
以爲中外府田曹叅軍紹宗位至徐州刺史

後周唐瑾封臨淄公時柱國府記室叅軍樂運性方
直未嘗求媚於人瑾薦露門學士

隋高孝基爲雍州司馬時杜淹與韋福嗣共入太白山中揚言隱逸文帝聞而惡之謫戍江表後淹還鄉里以經籍爲娛閉門不出孝基有知人之鑒上表薦之授承奉郎

唐恒何貞觀初爲中郎將馬周至京師舍於何之家于時太宗正開上書之路虛懷於政術周欲陳便宜二十餘事無繇自達遣何奏之事皆合旨太宗怪而問何何答曰此非臣之所發慮乃臣之家客馬周也與臣言未嘗不以忠孝爲意於是召見與語深悅之宣令直門下省及令房玄齡試其經義及時務策擢第授儒林郎守監察御史奉使稱旨太宗甚悅以恒何舉得其人賜帛百疋

張行成貞觀中爲太子詹事太宗征遼高宗於定州監國卽行成本邑也行成因薦鄉人魏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勃等皆以學行著聞太子召見以其老不任職乃禮而遣之

李栖筠才器絕倫而樂人攻己之短獎善舉能嘗薦文武將吏三百餘人登將相踐臺閣顯名於時者僅數十人栖筠位至御史大夫

李行修爲殿中丞長慶三年六月授進士費冠卿右

冊府元龜

薦舉

卷之八十四

拾遺冠卿及第歸而父母歿嘗恨不及榮養遂絕迹仕進行修薦之除官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三十五

以德報怨 和解

以德報怨

傳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故忠善損怨之訓稱於先民寬柔不報之美著乎禮俗蓋古之君子誠明敦篤恕已以及物忘懷而虛受乃至蔑棄宿憾不形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十四

於心術深矯當世載申於恩紀躬輿情之所難化民
德以歸厚斯固仁人之所履也又豈止顏子之犯而
不較夷齊之不念舊惡者哉

祁奚晉大夫為中軍尉奚請老

老致仕

晉侯問嗣焉

嗣續

其職者

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

解狐卒

君子謂祁奚

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誦

王生為范氏之臣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相人

為相

人宰也昭子范吉射也

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

公家之事也

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

范氏出

出柏人奔齊

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今勉之我將止

死王生授我矣

授我死節

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

為吉

射晉戰也

宋就梁大夫也就嘗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

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勸力數灌

其瓜瓜美楚人竄而稀灌其瓜瓜惡令因以梁瓜之

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惡梁亭之賢也因往夜

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

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就就曰惡是何可

講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福之甚也若我教子必

每暮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

梁亭乃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且而行瓜則又皆已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恠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怒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搔瓜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

漢韓信淮陰人淮陰少年衆辱信令出跨下信為楚王召辱已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就成也成今日之功信後封淮陰侯

韓安國初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坐法抵罪蒙獄吏田

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

居無幾梁內史缺無幾未多時也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

史起徙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

而宗而汝也甲肉祖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治謂當敵

也今人猶云對治一日不足繩治也卒善遇之

何武為鄆令坐法免歸武兄弟五人皆為郡吏郡縣

敬憚之弟顯家有市籍租嘗不入縣數負其課以顯家不

入租故每令求姓商顯怒欲

以吏事中商中傷之也武日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為衆先

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為卒吏州里聞

之皆服焉後為揚州刺史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

法武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屬委也九江聖曰後

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武進學未久故謂之後進生皆無所決武

使從事廉得其罪廉察也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

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聚為

羣盜而吏捕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

死自是後聖慙服

後漢樂恢京兆長陵人為郡功曹同郡楊政數眾毀

恢後舉政子為孝廉絲是鄉里歸之

橋玄為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

薦球為廷尉

陳寔潁川人也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

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為督郵乃

密託許令禮召楊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

魏蘇則武功人世為著姓漢末三輔亂饑窮避難北

地客安定依富室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歎曰天

下會安當不尔必還為此郡守折庸輩士也後與

馮翊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以書籍自娛及為

安定太守而師亮等皆欲逃走則聞之豫使人解語

以禮報之

王修爲青州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修後獻以事當死修理之得免時人以此多焉

孫資太原人初在邗邑各出同類之右鄉人司空掾繇豫梁相宗豔皆妬害之而楊豐黨附豫等專爲資構造謗端怨隙甚重資旣不以爲言而終無恨意豫等慙服求釋宿憾結爲婚姻資謂之曰吾無憾心不知所釋此爲卿自薄之卿自厚之爾乃爲長子宏取其女及當顯位而繇豫老疾在家資遇之甚厚又致其子於本郡以爲孝廉而楊豐子後爲尚方吏明帝以職事譴怒欲致之法資請活之其不念舊惡如此終於侍中

吳呂蒙嘗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太帝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太帝笑曰君欲爲祁奚邪於是用之蒙終南郡太守

蔣欽爲太帝別部司馬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太帝以欽在遠不許繇是自嫌於欽曹公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嘗畏欽有事害已而欽每稱其善盛旣服德論者美焉欽又舉盛於太帝太帝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慕祁

奚邪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強有膽畧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嘉之

晉任讓平原高唐人初鄉人華恒爲本州大中正讓輕薄無行爲其所黜及蘇峻之亂恒爲散騎嘗侍從至石頭讓在峻軍中任勢多所殺害見恒輒恭敬不肆其虐鍾雅劉超之死亦將及恒讓盡心救衛故得免

戴洋爲祖約督護元帝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日十月必有賊到譙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爲妖白約收洋付刺姦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日振經日相繫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宿嫌故往時番餓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志夫處富貴而不樂貧賤甚難約義之卽原振賜洋米三十石

高燕黃泓爲慕容雋太史令嘗從左右諮決大事靈臺令許敦害其寵譖事慕容評評設異議以毀之乃以泓爲太史靈臺諸署統加給事中泓待敦彌厚不以毀已易心

北燕馮素弗嘗詣左丞韓業請婚業怒而拒之及素弗爲宰輔謂業曰君前既不顧今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既往之事豈復與君計之然待業彌厚

宋孔季恭從高祖討桓玄頗預謀畫初虞嘯父爲征東將軍會稽內史季恭求爲府司馬不得及定桓玄以季恭代爲內史使齋封板拜授季恭便舟夜還至卽叩扉告嘯父并令掃拂別齋卽便入郡嘯父本爲桓玄所授聞玄敗震懼開門請罪季恭慰免使且安所注明旦乃移

王華字子陵與張邵有隙及華爲侍中親舊爲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必不以私讐害正義也元嘉五年邵轉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華實舉之

蔡興宗爲郢州刺史初吳興丘徐孫言論嘗侵興宗徐孫子景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爲鄱陽值晉安王子勛爲逆轉在竟陵爲吳喜所殺母老女稚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家累令得東還

南齊褚淵字彥回初江敷之子湛娶淵姑被遣後淵

爲衛將軍慕敷爲人先通旨意引爲長史

曹景宗爲游擊將軍從太尉陳顯達北破魏軍尅馬
圍顯達論功以景宗爲後景宗退無怨言魏主率衆
大至顯達宵奔景宗導入故顯達父獲全

梁沈約吳興武康人也少時孤貧旬於宗黨得米百
斛爲宗人所侮覆面而去及貴不以爲憾用爲郡部
傳約終左光祿大夫

鄧元起南郡當陽人初在荊州刺史隋王板元起爲
從事別駕度華執不可元起恨之大軍旣至京師華
在城內甚懼及城平元起先遣迎華語人曰度別駕
若爲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

唐劉仁軌高宗時爲給事中受詔按李義府殺畢正
義之事仁軌旣不曲掩其狀義府銜之繇是見排顯
慶中出爲青州刺史俄又以運糧失船監察御史袁
異式馳往鞠之異式承義府之旨逼仁軌令自殺仁
軌辭曰仁軌效官不辦國有嘗刑公若以法斃之則
將欲逃死亦不可得也今若遽自絞縊以快讐者竊
所未甘心焉於是結奏仁軌之罪詔削官爵令於遼
東効力後仁軌爲大司憲異式尙爲侍御史心不自
安因醺醉言之仁軌瀝觴曰仁軌若念疇日之事者

有如此觴異式尋遷詹事丞時論紛然仁軌聞之遽
薦爲司元大夫時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
矯枉過正矣
趙退翁德宗貞元中爲湖南觀察使時令狐峒爲廵
屬刺史所爲或虧法令退翁每以正道制之峒乃多
令人毀退翁於朝及退翁爲相峒先貶官爲別駕乃
擢爲吉州刺史時人多之

李吉甫爲駕部員外郎時宰臣李泌竇叅雅重之及
陸贄爲相吉甫爲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別駕適遇
吉甫爲太守昆弟故人咸爲贄憂慮而吉甫殊不銜
前事以宰相禮事之猶恐其未信不安遂與之親狎
若平生還往者贄初猶慙疑後遂與交好

和解

周官建和難之職老氏著解紛之言考之前聞亦君
子之一行也大道旣隱俗態滋薄賤彼而貴我先已
而後人愛惡所攻間隙旋至故有狷介之士狠愎之
臣或失意於笑言或積嫌於疇昔以至阻兵相抗毀
訾交興怨憤寔盈禍難將作而能約之以大義緩之
以耳言辨其所疑釋其所構消蒂芥之忿平毗睚之
嫌下以和民之仇上以濟國之事非夫明辯而不惑

中庸而有嘗者其孰能之哉

陳無宇齊大夫桓子也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

子旗樂施

也欲并治子尾之家政

遂殺梁嬰

梁嬰子尾家宰

逐子成子工子車

子

齊大夫子尾之屬子成頃公子固也子工成之弟鑄也子車頃公之孫捷也

皆奔魯而立

子良氏之宰

子良子尾之子高疆也子旗為梁立宰

其臣曰孺子長矣

孺子謂子良

而相吾室欲兼我也

兼并也

授甲將攻之陳桓

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

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

聞之而還

聞子旗至

游服而逆之

去戎備着嘗游戲之服

請命

問桓子所

至對曰聞疆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日弗聞子盍亦

授甲無宇請從

無宇桓子名

子旗日子胡然彼孺子也吾

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

謂為之立宰

其若先人何

子盍謂之

謂之使無攻我

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

周書康誥也言當施

惠於不惠者勸勉於不勉者茂勉也

康叔所以服弘大也

服行也

桓子稽

顛日頃靈福子

頃公靈公樂氏所事之君

吾猶有望

望子旗惠及之

遂和

之如初

和樂高二家

漢籍福

史不載名

武安侯田蚡使福請魏其侯竇嬰城南

田嬰大望

望怨也

日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相

奪乎不許灌夫聞之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乃謾好

謝蚡

謾猶詭也讀與慢同又音莫連切

日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

魏賈詡爲尚書郭汜樊稠與李傕互相違戾欲鬪者數矣詡輒以道理責之頗受詡言

宗承南陽人袁術嘗於衆數何顒三罪曰王德彌先覺雋老名德高亮而伯求疎之是一罪也許子遠以淫之人性行不純而伯求親之是二罪也郭賈寒窶無他資業而伯求肥馬輕裘光曜道路是三罪也陶丘洪曰王德彌大賢而短於濟時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不憚濡足伯求舉善則以德彌爲最庠難則以子遠爲宗且伯求嘗爲虞偉高手刃復仇義名奮發其怨家清財巨萬文馬百駟而欲使伯求羸牛疲馬頓伏道路此爲披其胸而假仇敵之刃也術意猶不平後與承會於關下術發怒曰何伯求凶德也吾當殺之承曰何生英俊之士足下善遇之使延今名於天下術乃止

趙儼爲太祖司空掾屬主簿時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使儼弁叅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

陶謙字恭祖爲揚武都尉時邊章韓遂爲亂司空張溫銜命征討又請謙爲叅軍事接遇甚厚而謙輕其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僚高會溫屬謙行酒謙

衆辱温温怒徙謙於邊或說温曰陶恭祖本以材畧見重於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温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人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温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於變革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兄之以慰其意時温於宮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爲公邪温曰恭祖癡病尚未除邪遂爲之置酒待之如初

胡昭潁川人信行著於鄰黨後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漢建安中百姓聞馬超叛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饑乏漸相劫畧昭嘗遜辭以解之錄是寇難消息衆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

蜀費禕爲丞相諸葛亮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涕泣橫集禕嘗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營救之力也

吳胡綜拜偏將軍兼執法領詞訟遼東之事輔吳將

軍張昭以諫太帝言辭切至太帝亦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絲有力焉

晉王詮何劭鄉人也邵薨其子岐嗣邵初上尚書袁粲弔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何公新上便下岐品人謂中正畏彊易弱粲乃止

詮史不載官

劉弘為侍中鎮南將軍時惠帝幸長安劉喬為豫州刺史東海王越以范陽王虓代喬喬以虓非天子命不受代發兵拒之河間王顥進喬鎮東將軍假節以其長子祐為東郡太守又遣弘與劉準彭城王繹等率兵援喬弘與喬賤曰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獎王室橫見遷代誠為不允然古人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亦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猶介之忿耳為戎首切以為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况於代換之嫌纖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疎不間親曲直既均責有所在廉藺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况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

協力之時弘實闇劣過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明主
厲行下風掃除凶寇救蒼生之倒懸反北辰於太極
此功未立不宜乖離備蒙顧遇情隆於嘗披露丹誠
不敢不盡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爲和親者多矣願
明使君廻既往之恨追不二之蹤解連環之結修如
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東海王越
將討喬弘又與越書曰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
陽當討之誠明同異懲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
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羣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
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卽戎戮力致命之秋
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不從繇代之不允但矯枉過
正更以爲罪爾昔齊桓赦射鉤之讐而相管仲晉文
忘斬祛之怨而親勃鞞方之於今當何有哉且君子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姦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
之所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舍垢匿瑕忍所難忍
以大逆爲先奉迎爲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苟崇
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推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書寫
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謬發赫然之怒使
韓盧東郭相因而爲豺狼之擒也吾雖庶姓負乘過
分實願足下圖之外以康王室竊恥同儕自爲蠹害

貪獻所懷惟足下圖之又上表曰范陽王攄欲代豫州刺史劉喬喬舉兵逐攄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以爲喬忝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徇國難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爲非然喬亦不得以彪之非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恐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於宗子權柄隆於朝廷遵順效於成敗今夕爲忠明旦爲逆顧其反而互爲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嘗自相焚剝爲害轉深積毀銷骨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獸交鬪自效於下莊者矣臣以爲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別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執逝不以濯若誠濯之必無灼爛之患永有泰山之固矣時河間王顒方距關東倚喬爲助不納其言

褚爰太傅哀之從父兄也襲爵關內侯補冠軍將軍于時長沙王又擅權威都河間阻兵於外爰知內難方作乃棄官避地幽州後東海王越以爲參軍辭疾不就尋雒陽覆沒與滎陽太守郭季共保萬民臺秀

不能綏衆與將陳撫郭重等構怨遂相攻擊爨懼禍及謂撫等曰諸君所以在此謀逃難也今宜共戮力以備賊幸無外難而內自相擊是避坑落井也郭秀誠爲失理應且容之若遂所忿誠內自潰胡賊聞之指來掩襲諸君難得殺秀無解胡虜矣累弱非一宜深思之撫等悔悟與秀交和時數萬口賴爨獲全顧衆爲領軍何克執政與武陵王不平衆會通其間遂得和釋

王珣爲左僕射與王國寶不協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遷珣尚書令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爲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况擁彊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之亦無不濟也恭乃止

宋南郡王義宣武帝子也張永爲冀州刺史及元凶之禍永馳赴國難先是永與蕭思話有隙時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緝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曰近有都信具汝刑網之源可謂雖在縲紲而腹心無愧矣蕭公平厚先無嫌隙見汝翰迹言不相復何其滔滔稱人意邪當

今世故艱迫義旗雲起方藉羣賢共康時難當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効平勃忘私之美忽此芥蒂尅中舊情公亦命蕭示以疎達兼令相報共遵此旨

唐源乾曜爲侍中先是張嘉貞爲兵部員外郎張說爲侍郎及嘉貞爲中書令說爲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位在嘉貞下無所推讓說頗不平及嘉貞弟金吾將軍嘉祐賍汗事發勸嘉貞素服待罪不得入謁因出爲陶州刺史說代爲中書令後嘉貞遷益州長史勅就中書省與宰相會宴嘉貞旣恨張說之擠已因讓袂勅罵乾曜與兵部尙書王駿共和解之

張光晟京兆人起於行間天寶末哥舒翰兵敗潼關大將王思禮所乘馬中流矢而斃光晟時在騎卒之中因下馬授思禮思禮問其姓名不告而退思禮陰託其形貌嘗使人密求之無何思禮爲河東節度使其偏將幸雲京爲代州刺史屢爲將較讚毀思禮怒焉雲京惶懼不知所出光晟時隸雲京麾下因間進日光晟素有德於王司空比不言者恥以舊恩受賞爾今使君憂迫光晟請奉命一見司空則使君之難可解雲京然其計卽令之太原入謁思禮未及言舊恩禮識之遽曰爾豈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也光

晟遂陳潼關之事思禮大喜因執其手感泣曰吾有今日子之力也求子頗久竟此相遇何慰如之卽命同榻而坐結爲兄弟光晟遂述雲京之屈思禮曰雲京比涉謗言過亦不細今爲故人特捨之矣卽日擢光晟爲兵馬使資以田宅縑帛甚厚累奏特進試太嘗少卿委以心腹及雲京爲河東節度又表光晟爲代州刺史

李晟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進攻魏州時朱滔王武俊聯兵在趙深怒朝廷賞功薄田悅知其可間遣使求援滔與武俊應之遂以兵圍康日知於趙州李抱真分兵五千人守邢州馬燧大怒欲班師晟謂燧曰初奉詔進討三帥齊進李尚書以邢州與趙州接壤分兵守之誠未爲害其精卒銳將皆在於此今公遽自引去奈王事何燧釋然謝晟燧乃自造抱真壘與之交權如初

韓滉爲浙江東節度同平章事大曆末吐蕃寇劔南李晟領神策軍戍之及還携娼奴以歸西川節度使張延賞追之晟深憾焉與延賞徵拜中書侍郎平章時晟初建大功以中書令領鳳翔表稱宿憾故懼延賞之至朝廷以其功高爲之免延賞相拜左僕射貞

元二年滉自鎮來朝時晟亦入覲滉頃嘗漿遇晟晟感焉滉知德宗意欲相延賞而有阻乃因會讌設晟使釋憾遂同飲極歡且使晟稱延賞於帝前於是復加同平章事

後唐任圜京兆人李嗣昭典兵於晉陽請為觀察判官圜美姿容有口辯論解其事令人喜聽時嗣昭為人間諜於莊宗方有微隙圜奉使來嘗申理之克成友于之道

冊府元龜

後魏李冲孝文時為南部尚書隴西公初兄佐與河南太守來崇同自涼州入國素有微嫌佐因緣成崇罪餓死獄中後崇子護有糾佐贓罪佐及冲等悉坐幽繫會赦乃免佐甚銜之至冲寵貴綜攝內外護為南部郎深慮為冲所陷常求退避而冲每慰撫之護後為贓罪懼必不濟冲乃具奏與護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坐

任城王澄與度支尚書李彪不穆及為雍州彪詣澄為子志求其府寮澄釋然為啓得列曹行叅軍當時稱美之

賈思同為青州別駕時治中清河崔光韶自恃資地
恥居其下聞思同來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為思同恨
之及光韶之亡遺誠子妖不聽求贈思同遂上表訟
光韶操業登時蒙贈謚論者歎尚馬

宋遊道為司州綱紀與州牧樂昌河西二王乖忤及
二王薨每事經恤之

北齊楊愔魏末為并州刺史津之子也愔隨父之任
有邯鄲人楊寬者求義從出藩愔請津納之及莊帝
晏駕愔時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寬家為寬所執送
王相州後愔得逃歸於神武為行臺郎及從中軍南

攻鄴寬于馬前叩頭請罪愔謂曰人不識恩義蓋亦
常理我不恨卿无假驚怖

隋趙賢通初仕後周為御正上大夫與宗伯斛斯徵
素不協出為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獄
而走武帝大怒購之急賢通上密奏曰徵自以負罪
深重懼死遁逃若不北竄匈奴則南投吳越徵雖愚
陋久歷清顯奔波敵國无益聖朝今者炎旱為災可
因茲大赦帝從之徵賴而獲免賢通卒不言

伊婁謙初仕後周為宣納上士使持節車騎大將軍
奉使北齊觀豐叅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遂拘留謙不

遣武帝既克并州占謙勞之曰朕之舉兵本俟卿還
不圖高遵中為叛逆乖朕宿心遵之罪也乃執遵付
謙任令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眾唾面令
知愧也謙跪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之責帝善其言
而止謙竟待遵如初其寬厚仁恕皆此類也

冊府元龜

宋皇朝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肅正之命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公訂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

總錄部 八百八十六

游說

虞書曰惟口出好興戎春秋傳曰辭之不可以已
三代而下游說興焉蓋夫博辨之士智畧輻湊因機
乘便反權應變所以釋紛而紓患濟世而成務者在
周室既衰群雄競逐繇是堅白同異矯尾厲角乘機

遣武帝既克并州古謙勞之曰朕之舉兵本俟卿還
不圖高遵中為叛逆乖朕宿心遵之罪也乃執遵付
謙任令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眾唾面令
知愧也謙跪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之責帝善其言
而止謙竟待遵如初其寬厚仁恕皆此類也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

總錄部 八百八十六

游說

虞書曰惟口出好興戎春秋傳曰辭之不可以已也
三代而下游說興焉蓋夫博辨之士智畧輻湊因機
乘便反權應變所以釋紛而紓患濟世而成務者也
周室既衰群雄競逐繇是堅白同異矯尾厲角飛鉗

押闔長短縱橫之術起焉至乃負笈擔簦以游萬乘之國約車憑軾以行諸侯之間或立談而取封或一見而受賜馳譽於當世赫功於無窮去就繫乎安危用捨成乎治亂者固不乏焉其源出於公孫龍惠施鬼谷蘇張之徒遂流宕而不止漢魏而下雖時有之亦弗能借戰國之盛也惟韓非著書稱說之難明是非之趣極情偽之辨信乎其知言矣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衛侯會吳于鄆魯哀公及衛侯

宋皇瑗盟盟不書畏吳而竊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

藩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

至禮地主歸餼侯伯至禮以禮賓也地以相辭也各

禮相辭讓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若圍也子

盍見太宰乃請束帛以行以賂語及衛故若本不為衛請者

太宰嚭曰寡若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

將止之止執也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

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

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墮毀也夫墮子

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

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又

田嘗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

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嘗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嘗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嘗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驕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惟君也田嘗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

嘗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
霸者無疆敵千均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
而私千乘之魯孰與吳強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
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強晉
利莫大焉名存亾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
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
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
之強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
以存亾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夫勇
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
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
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
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
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
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日待我
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
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
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寡不
料力乃與吳戰困于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

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微射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也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于齊重甲困于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一十領鉄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

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于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晉人相遇于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于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公孫鞅衛諸公子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聽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怒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語公以王道而未

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試復見我我知之矣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爾然亦難以此德於殷周矣孝公乃以鞅為左庶長

蘇秦東周雒陽人西至秦說惠公曰秦四塞之國被

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眾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飛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之趙趙肅侯令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

正北曰并州其川曰滹沱又曰噶沱出鹵

城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

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及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于東垣矣渡噶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逼強趙南近齊齊趙疆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卽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撫士且無庸有事于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

安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
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
國嘗若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
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
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
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
侯夫割地包利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
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
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
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
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
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
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
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
據蒲吾嘗山有蒲吾縣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
以爲君患矣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趙地
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
西有嘗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弱固不足
畏也秦之所以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
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

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各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者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揜其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弁力西嚮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

洹水出汲
郡林慮縣
通質列白馬

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

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嘗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

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

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齊威王六年晉

伐齊到博陵東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嘗

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

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

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

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

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

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

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飭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

百雙錦繡千純純疋端名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

之胙於秦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

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

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成臯之固西有

宜陽商阪之塞商一作嘗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召陵有陘

亭密縣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

弩皆從韓出谿子許慎云南方谿子蠻夷和弩皆善射少府時力距來

者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案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嘗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

勢勁利足以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

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鎬奔心韓卒之劍戟皆

出於冥山莊子曰南行至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棠谿山在朔州之北南

吳房有淮南子曰墨陽陽之莫邪也合罽一作鄧師宛馮榮陽有馮

池龍淵太阿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

子請此二人作劍可乎風胡子曰可乃皆陸斷牛馬

往鑄劍二子作劍一名龍淵一名太阿陽成革抉一作吹芮

水截鵠雁當敵則斬堅甲鐵幕出鐵革抉一作吹芮

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蹶勁弩帶利劍一人

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

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

故願大王熟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

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

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

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

戰而地已割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

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

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

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

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

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在滎陳汝

丹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六十六 十二

南許鄆

在潁川

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鄭

地理志潁川有昆陽舞

陽縣汝南有新鄭縣南有新都縣

東有淮潁煮棗

在宛

無胥西有長城

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

滎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衍地名

地方

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

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輪鞞殷殷若有三軍

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疆虎

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疆秦之

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疆國也王天

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

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

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隧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

百乘制紂於牧野豈有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勇也今

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

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

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一日之糧日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刊其田宅

蒼頭二

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

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

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

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

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

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疆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

割地願大王熟察之周書曰縣縣不絕蔓蔓柰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一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瑯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一下三二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蹋踞者劉向別錄曰楚鞞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革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疆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革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以危

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

魏襄王十六年秦拔魏蒲阪陽晉封陵 經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

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敵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

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惘疑虛喝驕矜而不敢

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

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

之名而有疆國之實是故臣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

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

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

楚威王曰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西有

黔中今之武陵也 巫郡巫郡者南郡之西界 東有夏州海陽楚考烈王元年

秦取夏州駟案左傳楚莊王伐齊鄉取齊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說夏州所在車胤撰桓溫集

云夏口城上數里有州名夏州東有夏州謂此也 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

郟陽春秋曰遂伐楚次于陘楚威王十一年魏敗楚陘山柘縣有鈞木或者郟陽今之順平一本北

有汾陘之塞也 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

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

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

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

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

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

今南郡宜城

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

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早熟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燕齊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克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逼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

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
 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
 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乃投從約書於秦秦
 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蘇秦去趙而從約皆
 解燕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
 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
 國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
 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
 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
 速也蘇秦曰臣聞饑人所以饑而不食烏喙者

本草經曰

烏喙一名烏喙

為其愈克腹而與饑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

即秦王之少婿也

燕易王后即秦惠王女

大王利其十城而長

與彊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雁行而彊秦蔽其後以招
 天下之精兵是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
 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
 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
 城必喜秦王知其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
 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
 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
 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又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爲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喜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以秦爲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以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是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并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彊弩坐牟腸之上卽城去却鄆百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地則勾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踰勾注禁嘗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遇此代

馬胡騎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所有也今從於彊秦之國而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昔者五國之王嘗合從連衡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屬之讎祚五國之兵出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温軹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韓事趙宜爲上交今乃以邸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不敢自必也今王收韓天下必以王爲得韓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十六

十九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三十七

游說第二

張儀魏人為秦相惠王十二年免相相魏 臣欽若等曰為魏襄

也王相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

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

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

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盟于洹水之士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亡可立而待也此臣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

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說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碎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張儀後使楚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旣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嘗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犀牟而攻猛虎之與牟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牟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

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至疆勿與挑戰粟不如丘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船舫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

巴郡魚復有扞水扞

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

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一作吞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于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與兵襲秦戰于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

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
願大王熟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凶
關一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
作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
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卽陰與燕王
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
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
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
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回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
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
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
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
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
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
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
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
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
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
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
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

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

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踧踖踧踖跳躍也又云科頭

謂不著兜鍪貫頤奮戰者至不可勝計言執戟奮怒秦

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

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跣以趨

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

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

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

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群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

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

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註誤

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

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桑一作栗非

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

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福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

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

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

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

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

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

日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疆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疆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疆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疆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以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涉清河指博關臨淄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西去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飭車騎習馳

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惟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畚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特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以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君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幼奉祭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

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視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于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卽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張儀儀歸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卽位群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

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
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
王曰奈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
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
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
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
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
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
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
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善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
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
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
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爲王
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
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
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
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
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故
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
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隣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

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

唐且魏人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之魏王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且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罔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人之急矣唐且答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失之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為秦之疆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

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納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疆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臣失之矣秦王懼然而悟遽發兵救之馳驚而往齊楚聞之引兵而去魏氏復故唐且一說定疆秦之策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舉而折衝消難辭之功也
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故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治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唐且有辭魏國賴之故辭不可以已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
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 各衍姓公孫氏

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

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

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朞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烏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

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懷王六年昭陽移和而攻齊軍門曰和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卽往見昭陽軍中日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

陽曰惟令尹耳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官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官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爲蛇爲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其後秦伐魏軫令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其伐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彊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彊秦也不憂彊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

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
 必表裏河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西而孤楚韓梁
 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大王熟慮之今
 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
 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
 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
 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
 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游騰為楚王容秦武王既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
 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騰為

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仇猶夷遺之廣車廣車橫車

之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

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

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

在後名曰衛齊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

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說

胡衍不知何許人秦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蒲守

恐請衍衍為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

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賴利也夫衛之所以

為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魏亡

為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魏亡

河西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弁衛於魏魏必彊
魏疆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
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樛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
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樛里子曰善胡衍
入蒲謂其守曰樛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
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
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
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
惠盎宋人以客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聲速疾言曰寡
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客將何以教

寡人盎曰臣有道於此此謂勇有力也使人雖勇刺之不入

雖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善此寡人之

所欲聞也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

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不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

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

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

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

累之士也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也

盎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為君無官為長天下

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

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蓋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 閩 縣 事 臣 曹鼎臣 參閱

知 建 陽 縣 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三十八

游說第三

蘇代秦之弟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緇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主也

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謂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

戰覆三軍得二將

齊覆三軍而燕失二將

然而以其餘兵南面

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長城鉅防

濟北盧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

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

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師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

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

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代為代齊湣王十二年攻

魏魏楚圍雍氏在陽翟屬韓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

願有謂於公其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為福不成以

為禍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

韓公仲之侈也煮棗將拔在濟陰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

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

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

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

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曰馮將以秦

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搏搏猶兵合制三國之兵乘

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

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

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

名存亡國實代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

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州

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魏

奈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

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

地而兵有素聲威發於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

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楚王欲得魏來

事而不欲與韓地也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

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嘗執

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潛

王二十六年以孟嘗君為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

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韓魏齊共擊秦軍於函谷而借兵

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

年取宛葉以北疆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

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

危之君不如令弊邑陰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

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

薛公必不破秦以疆韓魏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

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

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

王得出必得齊齊得東國益疆而薛世世無患矣秦

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

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孟嘗

君既謝病歸老於薛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

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

而聽親弗姓親名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

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家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遣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疆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湣王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爲王也齊疆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橫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

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先是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舍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來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惡蘇代乃遣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疆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已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

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
 里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
 也夫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
 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
 紫敗素也取敗素染以為紫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
 復滅疆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
 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
 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
 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代諸侯
 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

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
 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
 以不信秦王也然則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會涇
 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
 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
 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
 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
 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趙燕之所利也並立三帝
 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
 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而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

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
 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
 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
 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
 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
 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亂而蘇氏
 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
 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
 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巴郡有枳縣而國亡燕昭王十三年
三拔楚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

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

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

於汝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

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戰國策曰秦與

襲郢取洞庭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

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

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

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大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

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

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

氏大原卷我下軛道南陽封冀霸陵有軛道亭河東皮氏有冀亭也包

兩周下河東成阜也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鈇戈在後决

榮口魏無大梁决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决宿胥

之口紀年曰魏救魏無虛顛丘秦始皇五年取魏陸

攻則擊河内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

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

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

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

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

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欺

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下之已得

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

楚則以南陽委于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

塞鄙阨鄆江夏鄆縣均一作灼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

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鄙阨為楚罪兵困於林中河南

苑陵有林鄉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

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于譙石

遇敗于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

則劫魏不為割因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嬴則兼欺

舅與母適燕者日以膠東適趙者日以濟西適魏者

日以葉蔡適楚者日以塞鄙阨適齊者日以宋此必

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

之戰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韓宣惠王十九年秦大破我岸門封

陵之戰魏哀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高商之戰此戰事不見趙莊之戰

趙肅侯二十二年趙莊與秦戰敗秦殺趙莊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

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

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

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

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秦如蘇秦時或

從或不而天下繇此宗蘇代之從約韓襄王十二年

韓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虱爭為太子時蟣虱質

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蟣虱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

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

都雍氏之旁在陽翟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

以韓楚之兵奉蟣虱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

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韓求救于秦秦未為

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日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

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于楚以待公殆不

合矣公仲日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

智祖者宗之習之之謂也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

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于楚韓固其與國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拔宜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馳三州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竊為公患之司馬庚一作唐

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楚相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柰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于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

楚解雍氏圍

甘茂傳曰楚懷王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不肯救甘

茂為韓言之乃下書於殺以救韓也又云周赧王十五年韓襄王十二年秦擊楚斬首二萬敗楚襄城殺景缺周本紀赧王八年之後云楚圍雍氏此當韓襄王十二年魏哀王十九年紀年於此亦說楚人雍氏楚人敗然其時張儀已死十年矣

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芊戎號新日城君

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虱也公何不為韓求質于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蟣虱為事必以韓合于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為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虱竟不

得歸韓韓立咎爲太子魏田需死楚昭魚謂蘇代曰
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
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
也代曰請爲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代曰君其爲
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
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
一人相魏者也代曰勿憂也梁王長子也必不相張
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
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
也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
太子爲非嘗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
璽以魏之強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
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
自相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
王曰臣聞之忠不必當當不必忠今臣願大王陳臣
之愚意恐其不忠于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
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見其交臣恐魏交之
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
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
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王之使人

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魏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見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主必見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韓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而身取尊今我構難於秦兵爲招質國處危削之形非得計也結怨于外主患于中身處死亡之地非見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其過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降下王則是大王下垂拱多割地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周赧王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而楚以周爲秦故將伐之蘇代爲周說楚王曰何以周爲秦之禍也言周之爲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故謂周爲秦也周知其不可解

必入于秦此為秦取周之精者也為王計者周於秦

因善之不於秦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周絕於秦必

入於郢矣赧王謂成君楚圍雍氏陽翟雍氏城也秦兵入西周西周令

成君辯說秦求救當是說此事而脫誤也韓徵甲與粟於東周東周君恐

召蘇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韓毋徵甲

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今河南新城縣高都城也代見韓相

國曰相國秦官韓亦有相國然則諸國其倣秦者也楚圍雍氏期三月也今

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國乃徵甲與粟於周是

告楚病也韓相國曰善使者已行矣代曰何不與周

高都韓相國大怒曰吾母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

何故與周高都也代曰與周高都是周析而入于韓

也秦聞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

完周也曷為不與相國曰善果與周高都明年秦使

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

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如一楚聞秦之貴向

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

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困禽覆車譬禽獸得困急猶能抵觸傾覆人車

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

今公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

韓必亡韓士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闕於秦願公熟

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謁之
 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合對曰願有謁於公人
 日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
 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
 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
 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疆而公
 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
 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下之是自為責也公不如與
 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
 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離也今公

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讐也向壽曰然吾甚欲

與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秦昭王元年 反宜

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

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願川于楚此韓

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于楚而以其地得韓

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

爭強而公徐過楚過一作適以收韓此利于秦向壽曰奈

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

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

之罪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

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

奭繇此怨讒其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昭王元年擊皮氏未

拔去秦樗里子與魏講罷兵其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

代為齊使于秦其茂曰臣得秦罪懼而遯逃無所容

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

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

得一斯便焉今臣因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

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于秦已

因說秦王曰其茂非嘗士也其居于秦累世重矣自

殺塞及至鬼谷在陽城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

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

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

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

於齊其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其茂賢人也今

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其茂得王之賜好為王臣

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

而處之秦因復其茂之家以市於齊秦穰侯益趙以

兵伐齊臣欽若等案史記世家襄王十四年秦擊我剛壽齊襄王懼使蘇代

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

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

計穰侯智而習于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讐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于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獎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獎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于計穰侯智而習于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

秦昭王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為二王龔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曰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能益於此矣

今趙亡秦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天下不樂爲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與應侯有隙

十六年秦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厲爲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嘗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則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于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于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于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餒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賈以爲信恐天下嘔反也故徵兵于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爲必出于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

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歛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矣踰句注斬嘗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馬胡犬不東下崑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熟慮之且齊之所伐者以事王也天下

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

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

紀年云魏襄王四年改陽曰河雍向

日高平根柔一作

反至分

一作王公

先俞於趙

爾雅曰西俞雁門是

也齊之事王宜為上佼而今乃抵臯臣天下後事王

者之不敢自必也願大王熟計之也今王母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以一世之名寵制于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

魏晉以贈王少燕秦之餘而兵出林日矣五阿三

也齊晉正國文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三十九

游說第四

唐鳴居于魏齊楚約而欲以攻魏鳴見秦王曰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割地而約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秦王遽發兵赴魏魏復存唐鳴之說也

魏順居于市丘聞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爲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臯乃謂市丘君曰五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君資臣臣請爲君止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乃遣之順南見楚王曰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順曰天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攻市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則王之輕重必然矣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存也

武公者西周惠公之子秦聞諸國合從乃發兵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爲不然夫以臣弑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爲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圍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結怨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

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離楚也臣請譬之虎肉臊其皮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誦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馮犯居于周赧王四十二年秦破華陽約犯謂周君曰請令梁城周乃謂梁王曰周王病若死犯必死矣犯請以九鼎自入於王王受九鼎而圖犯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戍周因謂秦王曰梁非戍周也將伐周也王試出兵境以觀之秦果出兵又謂梁王曰周王病甚矣犯請後可而復之今王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後舉事且不信不若令卒爲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

田文爲齊相封孟嘗君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乃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魏之兵非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魏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是趙與疆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嘗約兩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救之也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大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尅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

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為之起兵八萬車二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眾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淳于髡齊人齊欲伐魏魏使人請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淳于髡曰諾遂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弊各醜而實危為王不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也其後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

荆還反過薛而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迎之謂淳

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待矣文孟嘗君名也

淳于髡曰敬聞命矣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

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

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先王威王也荆因而攻之清廟

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

齊宣王也曰諱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

請望拜之謁雖得薄矣言雖顛蹶請救於齊望仰而訴告之而得齊救此淳于髡之

辭則為薄也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急也若自在隘之中

豈用彊力哉言辯者之說人急其如已自在阨窘之中欲速免脫也故曰豈用彊力哉

馮謹爲孟嘗君客齊王惑于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
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
君廢皆去馮謹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
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
馮謹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西入秦
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
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者得天
下矣秦王蹠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謹
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謹曰使
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

必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
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
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雄雌之所在
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
嘗君馮謹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
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鞶
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齊秦雄雌之國
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
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
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卽墨

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疆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疆之畧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

黃歇爲楚相封春申君頃襄王以歇爲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

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郿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爲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歇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一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驚犬受其斃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致或作安累碁是也今大國之地

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

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

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秦始皇皇五

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日決桃燕縣有入邢平阜有魏

之丘雲翔而不敢拔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

年而後復之又弁蒲衍首垣蘇秦云北有河外卷以

臨仁平丘屬陳黃濟陽嬰城蘇代云決白馬之而魏

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濮水北於注齊秦之要絕楚

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單亦

作王若能持功守威緇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

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

衆仗兵革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

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

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昔

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

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

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

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三江智氏之信韓魏也

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

於鑿臺之下鑿臺在榆次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

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

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趯趯兔

遇犬獲之

韓安章句曰趯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兔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

夫得之毛傳曰兔狡兔也鄭玄曰遇犬犬之馴者謂曰犬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摺頤首身分離暴骸骨于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首為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鉅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

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較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楚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一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一作還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歛手王施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

矢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魯仲連齊人好奇偉倣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河內有蕩陰縣魏王使客將軍新垣

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疆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眾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

曰勝請為介紹紹介相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

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

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

鮑焦周之眾

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
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
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
下謂之上首功之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
國皆以惡之也

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爾吾不
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
先生助之將奈何魯仲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
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
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
睹秦稱帝之害故爾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
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
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
朝而齊獨朝之齊後往周怒赴于齊曰天分地圻天

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斲斲二軍者其法斲斬也齊威

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
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
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
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

於秦若僕耶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
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口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
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

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鄂縣有九侯城九文王紂

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

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

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

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

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

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

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莞籥攝柅枹執

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

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

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

將陪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

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

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

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

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

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

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

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

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嫗處梁之宮梁王

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按年表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君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

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因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救聒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荆淮海岱燕齊之間況世俗乎故管仲不恥身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在縲繼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隣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亾地

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技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

古隙

恐誅

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又孟嘗君之舍人而弗悅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錯木據水則獼猴不若魚鼈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之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銑鑄與農夫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取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如耳居于衛魏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在上約斬趙趙分而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為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驪衛不如以魏驪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驪衛不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驪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游說第五

范睢字叔魏人秦昭王使王稽於魏王稽載睢入秦
曰睢天下辯士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
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
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嘗稱帝後去之

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華一作葉昭

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君皆昭王同

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

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

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王立政有

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

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

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

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

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

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樞質而要不足以

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

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前邪且臣聞周

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藜縣藜曰美玉楚有和朴此四

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

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

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

侯不得善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

生而聖王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捨之款則

少嘗之雖舜禹復生不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

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一作

於王心邪亡其其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

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

於是秦昭王大悅乃謝王稽使以傳車一云使持車召范

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

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

王秦獨有太后穰侯爾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

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

義渠之事惡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

人乃得受命竊閤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

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者秦

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

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

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

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

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爾若是者交踈

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

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踈呂尚而不

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

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

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能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霸之賢焉而死鳥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一作孟賁孟賁成荆古勇士孟賁衛人王慶忌吳越春秋曰吳王僚子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或云夏育衛人力舉千鈞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索載而出

昭關夜行晝伏至於漆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

首袒肉鼓腹吹篪一作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閭

為霸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

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

髮為狂無益於王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

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

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

裹足莫肯鄉秦爾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姦臣之

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

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爾若夫

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亂先而存先生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觀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

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
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
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
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
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
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受寸也得尺亦王
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
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
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
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楚趙疆則附趙

趙疆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厚幣
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
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
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
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
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衛綰伐魏拔懷其後
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
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
已天下有變其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如收韓昭王
曰吾故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

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北斷太行
 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
 斷而為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
 因可慮矣王曰善且使發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
 數年矣因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
 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
 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
 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
 涇陽等擊斷無諱諱畏也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
 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

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
 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主之重決制於
 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
 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
 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
 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
 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
 至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
 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
 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

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如賢嫉能御下弊上以成其私
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
諸大史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
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
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
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
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

范痤魏人虞卿謂趙王曰人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
也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
魏爲從主而違者范痤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
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從事可彩於趙趙
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許
諾使司徒執范痤而未殺也范痤獻書魏王曰臣聞
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無罪范痤薄故
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雖然而
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
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
人市便也又遺其後相信安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
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
痤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

游說五

卷之六十九

夫國內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

須賈為魏中大夫秦攻魏於華走芒卯入北宅魏會王五

年與韓會宅陽而圍大梁賈為魏謂穰侯魏冉曰臣聞魏之

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勝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

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

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為燕趙可法宋中

山可為戒也夫秦貪戾之國也而無親蚕食魏氏又

盡晉國戰勝暴子韓將暴焉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

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

而講秦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已願王

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之以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以是慮事也周書曰

惟命不于嘗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行而割

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許之工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自以天幸自爲嘗也知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上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地之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因楚趙之兵未至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爲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衛必効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毋行危矣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蔡澤燕人游學于諸侯大小甚衆聞應侯范雎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

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
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固不決及見之又倨應侯
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
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
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
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
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
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
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
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
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
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
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
亦可願與應侯和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爲
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
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而致治披腹心示情
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
爲秦擒將破敵地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
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
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

一云不然

爲霸王疆國不辭

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弗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修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修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悖厚舊故其賢智與

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王之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強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益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耀傳於千古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王之親忠臣不忌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勾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勝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

危之語日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嘗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嘗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鷁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益行不驕嘗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

蔡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強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

育太史噉叱呼

一作

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

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士一室無二事力田畜積習戰陣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戰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

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趙韓魏而攻彊趙北抗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強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蒞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戰鬪之士南收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

功已成矣而卒支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兒會
 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
 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勾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
 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勾踐終負而殺之
 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誠
 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
 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博縣於投
不必在行
謂投投
瓊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
 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
 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殘

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
 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
 白公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
 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
 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
 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
 稱孤而有許繇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
 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
 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
 能誠往而不能自反者也願君熟計之應侯曰善吾

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雖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悅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綱成君世均不知何許人秦召春平侯因留之世均爲之請文信侯呂不韋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君今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其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

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
疆也其羅曰君侯何不決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今剛
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
卿相燕而不肯行其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
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往之其羅曰夫項橐生
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此矣君其試臣何
遽叱乎於是其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
曰武安君南挫強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成墮邑
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其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
孰與文信侯專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其羅曰
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其羅曰應侯欲
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
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
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其羅謂文信侯
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
於始皇曰昔其戊之孫其羅年少爾然名家之子孫
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其羅說而行
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其羅於趙趙
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
秦歟日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日聞之燕太子丹入

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齊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爲上卿使以始甘戊田宅賜之

李斯楚上蔡人入秦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信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

故五霸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繇壩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室宗大臣皆言秦王曰諸

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爾請一切逐
 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
 以為過矣昔者繆公求士西取繇余於戎東得百里
 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
 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
 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
 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
 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
 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
 六國之從使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

侯逐華陽

華一作菜

強公室杜私門蚕食諸侯使秦成帝

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繇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
 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
 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
 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

織離蒲植

皆駿馬名

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

鼉皮可

此數寶者秦

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
 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
 之女不克後宮而駿馬駛騏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
 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

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傳璣之

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齊之東阿縣不進於前而隨

俗雅化隨俗一作修使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

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

鄭衛桑間昭虞舞象者異國之樂也昭一作韶今棄擊甕

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

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

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

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

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

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

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

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

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

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久秦此所謂藉

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

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

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冠不可得也秦王

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

至驪邑諫書達始皇始皇使人逐

得還得還

册府元龜

內自京而外郡縣皆分置册府以備國無不備

重法然而臨事亦求今致意以資始國無不以益

其而實益謂者其夫則不置也其則其則其則

天下之士其則不第西則其則不入其則其則

以無謂也今其則其則其則其則其則其則其則

夫又其則其則其則其則其則其則其則其則其則

其則其則其則其則其則其則其則其則其則其則

其則其則其則其則其則其則其則其則其則其則

